

本館重定章程

一定報者須從十八期至年底為止每分四元不再折扣不得從十七期以前諸期起

一代派處仍提二成作經理之費派報滙款在內不另索酒貲

一直隸山東河南四川廣西每冊加寄費二分東三省山西陝西貴州每冊加寄費

四分甘肅雲南每冊加寄費六分此事以今年年底為斷

一現因須年清年款故概以定至本年年底為止所有從前付十元看三年十兩看五年一條即行停止其前已定閱者即姑仍其舊

一自一期起至十七期之報已訂成三巨冊待售取值二元五角零售則每本一角八分至十八期以後之報則每本仍一角五分

一閱報諸君曾於去秋定閱一年者現將屆期滿如願接閱在本埠者請早日到本館付洋定閱在外埠者請各到代派處付洋定閱計七月起年底止每分洋二元

一自七月起凡外地諸君願閱報者均請在本地代派處定閱不必來本館購取庶較遲捷且免貽誤如無代派處則可寄貲本館當即按期寄上

一此後擬請各外埠代派處勿再將報零售本館亦不再零星寄出庶彼此易於核

算兼免餘存各報有參差不齊之病通融惟須現付報費本館未便記帳

一本館於應寄之報無不按期寄出閱者如屆時不接到即應早日函告本館若為

日太久始行告知則本館已無從查究亦概不認賠

一外埠閱報諸君如有曾在本地代派處定報一分而後遷居別處其報須另寄者

務須先請代派處函向本館知會本館即將應寄代派處之報扣留一分代為轉

寄庶不致誤從前有用轉條之說現因彼此牽涉難於核算故已作罷論

一各處閱報諸君如於派報諸事有不愜意之處儘可就近告知派報諸君亦可函

告本館當即設法補救

一本館代售各書因所存無多又或甫經寄到即已消罄故現定除本埠外其餘各

處概不躉發如寄費定購本館苟有存留即當照奉至本館自印各書則不在此

例

一凡寄函來購書者往返信費務須自給否則寄來之費除付信局外所餘已無幾

實屬賠累不支尚祈 鑒諸

時務報館謹白

光緒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 時務報

The Chinese Progress

第三十一冊

時務報第三十一冊目錄

論中國之將強

新會梁啟超撰

記尚賢堂

新會梁啟超撰

禮部議覆補給事成博奏考試策問請准引用本朝人名書名摺

廣仁善堂聖學會章程

湖北何通判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續第二十七冊

英文報譯

吳縣李維格譯

中俄鐵路

借款傳聞

烟臺美領事商務報

暹王游歷

朝鮮遣使

入會

日本船塢

電浪新法

路透電音

吳縣李維格譯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論德國有整水師之議

論日本輪船公司虧折之故

戰後賠款

重婦女論

行軍氣球

探極小輪

探極帶卷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日俄將來大局

華民往俄作工

論俄人性質

論俄人善畫

訂同盟

論德法在亞洲商業興盛

德日商擬在厦門聯約

英報論日本軍艦

大隈伯論變更國政

臺灣教育情形

美國駐朝鮮公使示諭

時務報館文編續第三十冊

西悉畢利鐵路攷畧

歸安錢 恂譯述

論中國之將強

新會梁啟超撰

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將滅人國也。則必上之於議院。下之於報章。日日言其國政之敗壞。綱紀之紊亂。官吏之苛黷。其將滅人種也。則必上之於議院。下之於報章。日日言其種族之獷悍。教化之廢墜。風俗之糜爛。使其本國之民士。若鄰國之民士。聞其言也。仁者愀然。思革其政。以拯其難。鷙者狡焉。思乘其敝。以逞其志。夫然後因眾人之所欲。一舉再舉。而墟其國。奴其種。而矍然猶以仁義之師自居。斯道也。昔施諸印度。又施諸土耳其。今彼中憤土責土唾罵土之言。且日出而未有止也。迭見近年萬國公報時務報中余讀西報。其訾中國之國政。綱紀官吏。蓋數十年以來矣。去歲八月以後。乃更明目張膽。昌言華種之野蠻。華民之愚詐。華教之虛偽。時務報中亦屢譯之。然其不敢譯者。尚不知凡幾。即如去年西曆十二月廿四號。上海某西報有一論言華民不徒已死。並且臭爛。其言真不堪入耳。此外類此者尚多。其意若謂。苟不滅此朝食。則為逆天。為辱國。為悖理。一倡百和。舉國若狂。日本人師其故智。於其報章。日日言臺灣之民。頑惡刁狡。不如生番之馴善。西國羅馬舊律。凡與文教之國戰爭者。皆有公法。雖攻城入邑。無得肆擾。惟與野蠻戰。不在此論。日人惟痛詆華民。曾土番之不法。故得屠戮淫掠。慘無天日。而他國鮮有以為非者。非不知其非也。彼其因利乘便。狡焉思啟。思以此道行於吾十八行省者。舉歐洲諸國。皆有同心也。羅馬舊律。凡入

野蠻之國者。不由國門入。築橋踰城而進焉。庚申之役。英法之待我。蓋以此也。去歲五六月間。英人德人先後調其向駐非洲之公使來駐中國。厥意謂之國也。非以治非洲之道治之。弗治也。無端而逐工。無端而拒使。無端而索島岸。無端而攬鐵路。無端而涎礦產。無端而干獄訟。人之輕我賤我野蠻我奴隸我禽獸我尸居我。其慘酷至於如此其極也。

梁啟超曰。西人其毋爾。中國非印度土耳其之比也。印度見并。已百數十載。爾來英人設學校以教之。其人才成就。能與旅印之英人齊驅者。蓋絕焉。愚智之相越遠也。土耳其受侮三十年。而其君民上下。委軟爾傲。無或思自振厲以衛國本。徒知區別種族。仇視其民。今中國誠敗衄矣。然未至如百年以前之印度也。且未至如三十年前之土耳其也。今自和議以後。雖朝貴大吏。晏安猶昔。而草茅之間。風氣大開。其灼然有見於危亡之故。振興之道。攘臂苦口。思雪國恥者。所在皆有。雖喉舌之地。尚多窒塞。而各省封疆。奮然興作者。蓋不乏人。雖鄉曲學究。枯守胥井。侈言尊攘。舊習未改。而後起之秀。年在弱冠以下者。類多資稟絕特。志氣宏遠。才畧沈雄。嗟乎。謂天之不亡中國也。則瓜分之約。期以五年。內訌之形。不可終日。雖諱言亡。寧有幸也。謂天之亡中國也。則何必生此無數人才。以膏兵刃而藉馬足。使之奴焉僕焉犬馬焉於異類。然後為快也。

吾請與國之豪傑。大聲疾呼於天下曰。中國無可亡之理。而有必強之道。約舉其故。都有三事。而土地之腴。礦脈之盛。物產之衍。猶不與焉。今夫西人之所以強者。則豈不以人才乎哉。以今日蒙翳固陋室閉之中國。而欲與西方之人才較短長。其奚不量。雖然。今微論他事。以吾所聞嚮者所派學生。游學美國者。咸未及卒業。中途撤歸。而至今卓然成就專門之業。有聲於西域者。猶不乏人。當其初達美境。於彼中語文。一無所識。二三年後。則咸可以入中學校。每試焉。輒冠其曹。學中教師。罔不鼓掌讚歎。蓋無論何國學堂。苟有支那人在。弟子籍者。未有不翹然秀出於儕輩也。今夫嚮者之游學生。皆非必吾此間之上才也。嚮者風氣未開。父兄所以詔勉其子弟者。恆在科第。大率量其才力不足。以得科第。乃遣之從事於此途。非如日本之遴選俊異。以承其乏也。然所成就已若此。然則以彼中上才。與吾中才較。而其短長高下。固尚在不可知之數矣。況率吾四萬萬人中所謂聰明才智之士者。而一一進之以實學。練之以實事。行之以實心。十年之內。何才不成。彼夫印度之不昌。限於種也。凡黑色紅色。機色之種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與其腦之角度。皆視白人相去懸絕。惟黃之與白。殆不甚遠。故白人所能為之事。黃人無不能者。日本之規肖西法。其明效也。

日本之種本出於我國。而謂彼之所長必我之所短。無是道也。土耳其之不振也。局於教也。回民錮蔽室塞。殘忍酷虐。謂殺人者生天。謂戰死者成聖。其教也。蓋野蠻之行也。若夫吾教。則精粗並舉。體用兼備。雖久湮昧。一經發明。方且可以施及蠻貊。莫不尊親。而何有於區區之神州也。以種則若彼。以教則若此。嗚呼。是豈宜奴馬僕焉。犬馬焉於人者哉。聞之有才千人。國可以立。有才萬人。國可以強。今夫以中國之大。種類之美。教俗之善。欲求於四萬人中而得一人。殆匪曰難也。此其將強之道一也。

今天下大較。西國則君子多而野人少。中國則君子少而野人多。斯蓋強弱之大原哉。雖然。福固禍所倚。禍亦福所伏。十年之後。吾恐黃白兩種之交涉。必有因此而生非常之變者。西國機器日盛。工廠所容之人日夥。而爭工價。爭作工時刻。抑脅廠主。相率罷役之事。歲輒數十見。何也。知學之人日以多。謀生之道日以廣。苟其才力粗足以自養。則恆樂爲勞心。而不樂爲勞力。此人情也。以是操作辛工之人。日少一日。工人既日益減。而所興作之事。所需工人日益增。以希獲貴。於是執業愈賤。愈苦者。其所獲之工價愈大。工價既漲。則所成物價亦漲。一切物價既漲。則一切人所執業之價亦漲。互相增益。無有已時。故歐洲人譚時務者。以工價一端。爲數十年來絕

大消息之事。夫以今日白種作工之人。應今日歐美工廠之用。猶歎其少。況十年以後。此益增而彼益減乎。工價日增。而作工時刻日減。則廠主病。廠主折閱。工亦無依。則工人亦病。百物騰踊。人心惶惑。則舉國皆病。窮極思反。必求工人多。然後工價可以賤。工價賤。然後物價可以平。此必然之情形矣。今夫華民四萬萬。其特作工以謀食者。過半而未有已也。中國婦女特粗工。而自養者亦過半。而其操業最勤。其費用最儉。惟勤也。故作工時刻。可以倍增。惟儉也。故工價可以倍減。丁彼時也。用吾之所短。以持西人之所長。則華工之權力。可以橫絕於天下。舉天下之器物。皆仰成於華民之手。欲華種之無強。不可得也。今夫日本之民數。視中國僅什一耳。其操作之勤。取值之寡。視歐洲雖有間。其去中國則尚遠甚也。而近年以來。猶以工藝雄於萬國。每歲手作之物。售至美國者。且值百千萬。西方諸國。靡不眈眈畏之。而況於闐繁樸慤之中國乎。彼美人之苛逐華民也。固彼中巨室所大不欲。而無如其力之不足以勝細民也。彼細民之嫉我也。蓋亦由忌我畏我。而無術以制我。故甯冒天下之不韙。而悍然出於此途。然則我必有使人可忌可畏之道。昭昭然也。彼今日徒知嫉吾以自衛。而不知隱微之間。同受其病者。已非一日。十年以後。患害大著。上下共睹。而吾華民之公利。終莫得裁制而禁抑之也。此其將

強之道二也。

歐洲何以強。歐洲壤地最福。生齒最盛。自四五百年前。卽憂人滿。於是哥倫波  
剎探新地。闢阿墨利加大洲。而印度非洲南洋澳島。相繼墾殖。徙歐民以實之。  
莽莽五洲。輟跡殆滿。是以白種之權利徧天下。使歐人以凡泥自封。閉關勿出。  
今雖以瘠亡。可也。雖然。殖民之政。日本人稱屬地爲殖民地。蓋行之數百年矣。人滿則徙之他地以殖之也。  
其真能盡地利者。今惟合衆一國自餘。若印度。若加拿大。若澳洲。若南洋諸島。  
近數十年。銳意拓殖。然猶未得其半。若非洲。若亞洲西北一帶。雖頗經營。曾靡  
功焉。此猶曰沙漠不毛之地爲然也。若夫南阿墨利加一洲。若巴西。若墨西哥。  
其緯道在溫熱帶之間。與中國美國相等。地質肥沃。物產繁行。亦伯仲於兩邦。  
蓋地球天府之壤。未或過是也。而歐人之力。不能及之。聽其荒而不治而已。彼  
非不澁之也。強弩之末。不穿魯縞。彼白人只有此數。固不足以盡專天下之利。  
且其君子多而野人少。用以攫他人已有之成業。則有餘。用以開千古未闢之  
地利。則不足。故千手億目。咸注東方。而穰穰膏腴。莫或厝意也。夫全地人類。祇  
有五種。白種既已若是。紅種則湮滅將盡。黧黑兩種。其人蠢而惰。不能治生。不  
樂作苦。雖芸總猶昔。然行尸走肉。無所取材。然則佃治草昧。澄清全地者。舍我

黃人未由也。今夫合衆一國。澳大一洲。南洋一帶。苟微華人。必不有今日。今雖獲免  
烹狗。得魚忘筌。擯之逐之。桎之梏之。魚之肉之。奴之僕之。然筭路籃縷之功。在公論  
者。終不沒於天下。顧徒爲人作計。曾未能得其絲毫之利。雖由國勢之不振。亦由吾  
民於彼中情僞未悉。恆以可得之權利。晏然讓諸人耳。昔惟味之。是以棄之。今惟察  
之。是以得之。消息甚微。軌軸甚大。殆亦天之未絕黃種。故留此一綫。以俟剝極將復  
之後。乃起而蘇之也。此其將強之道三也。

吾聞師之言地運也。大地之運。起於昆侖。最先興印度。迤西而波斯。而巴比倫。而埃  
及。渡地中海而興希臘。沿海股而興羅馬。意大利。循大西洋海岸。迤北興西班牙。葡  
萄牙。又北而興法蘭西。穿海峽而興英吉利。此千年以內。地運極於歐土。洋溢全洲。  
其中原之地。若荷蘭。若瑞士。若德意志。則咸隨其運之所經。而一一淳起。百年以內。  
運乃分達。一入波羅的海。迤東以興俄。一渡大西洋。迤西以興美。三十年來。西行之  
運。循地球一轉。渡大東洋以興日本。日本與中國接壤。運率甚速。當渡黃海渤海興  
中國。而北有高麗。南有臺灣。以爲之過脈。今運將及矣。東行之運。經西伯利亞達中  
國。十年以後。兩運並交。於是中國之盛強。將甲於天下。昔終始五德之學。周秦儒者。  
罔不道之。其幾甚散。其理可信。此固非一孔之儒。可以持目論而非毀之者也。以人

事言之則如彼以地勢言之則如此嗚呼彼西人雖欲犬馬我奴隸我吾奚懼焉吾奚餒焉

問者曰瓜分之約期以五年內証之形不可終日汲汲顧影日薄崦嵫死喪無日皇言盛強五尺之童知其無救甚矣吾子之至愚而病狂也不則故為大言以自意以欺天下也釋之曰不極利者不速復不小往者不大來華盛頓八歲血戰南北美頻年交惡於美之強甯有害焉拿帝用兵殺人如草菅君民革政廢置如奕棋於法之強甯有害焉俄德美三國劫盟海疆薩長土諸藩構釁內地於日本之強甯有害焉且而不聞乎殷憂所以啟聖多難乃以興國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舉天下人而安之斯獲危矣舉天下人而危之斯獲安矣吾直懼夫吾國人於今日危亡之故知之者尚少也藉或知之則以為大局之患於我無與也亦既知之亦既憂之固知重泉之下即是天衢各懷銜石之心已無東海彼何德而天幸我何辜而天亡敬告我后及我大夫凡百君子吾儕小民忍大辱安大苦發大願合大羣革大弊興大利雪大恥報大讐定大難造大業成大同仁志士其甯能無動於其心者乎其聽其冥冥以淪胥也若夫夜郎之夫莫肯念亂徒撫餘論益其置張則蒙有罪焉矣

記尚賢堂

新會梁啟超撰

西儒李佳白創尚賢堂於京師乞記記曰中國應舉之事千萬也中國人不自舉於是西人之旅中國者傷之憫之越俎而代之李君游中國十餘年矣昔在強學會習與余相見會既輟李君乃為此堂思集金二十萬次第舉藏書樓博物院等事與京師官書局大學堂相應其愛我華人亦至矣詩曰無此疆爾界李君之賢也又曰不自為政抑亦中國之羞也李君道上海為余道此事且道將歸國求助於海外之好善者以大就此事吾將拭目以俟李君

禮部議覆褚給事成博奏考試策問請准引用本朝人名書名摺

奏為遵旨議奏事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准軍機處交出給事中褚成博

奏考試策問請准引用本朝人名書名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禮部議奏欽此欽

遵到部查原片內稱科場條例第三場不得以本朝臣子學問人品策問士子乃

近來試官誤會例意竟將人名暨所著書史概禁引用以致士子動多避忌恆有引

其言而匿其名者請飭部申明例意嗣後各項考試策問凡本朝人名書名悉

聽引用惟不准逞其臆見妄肆褒譏等語臣等查鄉會第二場策問不准涉及本

朝臣子人品學問原以防黨同攻訐之風惟溯我國家右文制治代有名儒所著

各書非無援古證今。堪資博採者。若概禁引用。則士子臨場避忌。轉不足剴切敷陳。臣等公同商酌。應如該給事中所奏。嗣後考試策問。但求學識淹通。即本朝臣子人名書名。亦聽引用。惟不准逞其臆見。妄肆褒譏。以符定制。所有臣等遵議緣由。是否。有當。謹恭摺具奏。請旨。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十四日奉旨。依議。欽此。

廣仁善堂聖學會章程

一 來會者。將姓名爵里。函知本善堂。即送以章程。收捐款後。即編號會中。遇事知照。展轉援引。愈推愈廣。庶幾廣大其教。不致令外人誚以散沙。

一 來會者。不論名位學業。但有志講求。概予延納。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務推藍田鄉約之義。庶自保其教。

一 省會之大。非無專門績學之士。苦於不相聞問。無由觀摩。即已有學問。無人能知。且平素無相交之雅。相遇生嫉妒之心。今此會務使學人聲氣相通。且合才士講求。庶幾光大。

一 會學諸子。原為發揚聖道。講求實學。聖門分科。聽性之所近。今為分別門類。皆以孔子經學為本。自中國史學。歷代制度。各種考據。各種詞章。各省政俗利弊。萬國史學。萬國公法。萬國律例。萬國政教理法。古今萬國語言文字。天文地輿。化重光

聲。物理性理。生物地質。醫藥。金石。動植。氣力。治術。師範。測量。書畫。文字。減筆。農務。牧畜。商務。機器。製造。營建。輪船。鐵路。電綫。電器。製造。礦學。水陸軍學。以及一技一藝。皆聽人自認。與眾講習。如有新得之學。新得之理。告知本善堂。以便登報表揚。

一 來會諸君。原為學問起見。其有疑義。可函詢會中。講求。當詢通人詳答。其有經世文字。新論新法。可寄稿本堂。經通人評定。或鈔存備覽。或刊刻流通。倘發中西未得之新理。加酬獎賞。標其姓名。以收切磋之益。

一 外國學會。咸樂布施。有捐至百萬者。故學者甚盛。各省善堂捐款。亦多累數千百。本堂此舉。功德尤大。今議凡來會者。皆須捐助。最少以二兩為限。其有慷慨好義。解囊厚助。尤欽樂善之忱。

一 善堂捐助義舉。皆立即捐資。凡來此會。概同斯例。若逾月不交。即將其名扣除。其五十兩以上。准分兩次清交。百兩以上。准分四次清交。每次以兩月為限。

一 凡捐助百兩以上者。送報十年。並設位任恤祠。五十兩以上者。送報五年。三十兩以上者。送報兩年。自十兩以上。報紙皆減二成。並刊名報上。其有捐助千金者。永遠准其送一人入學肄業。由會中支給。并請大吏奏請給予樂善好施匾額。以昭

好善。

一捐助之款。寫明姓名爵里。交本善堂給發收條為據。本善堂將姓名爵里學業寄寓。按照聯票號數彙編存記。聯票皆有總值理及董事圖章。

一開辦此舉。合官紳士庶通力合作。所有諸事。由開辦諸人內。公舉縉紳二人為總理。總管一切。士人四人為值理。二人會辦。一人坐辦。皆選學問通雅。諳練公正者。商人四人為董事。亦二人會辦。二人坐辦。創辦定後。分年舉人輪管。倘董友因事辭退。總理值理董事集眾公舉。擇眾而從。既經舉定。不准以私見議改。被議之人。非有實在為難。亦不准規避委卸。其管事管書管器。皆用會內通達之人。由總理值理董事公酌保用。

一來會之人。必求品行心術端正明白者。方可延入。本善堂中。應辦之事。大眾隨時獻替。留備采擇。倘別存意見。或誕妄挾私。及逞奇立異者。恐其有礙。即由總理值理董事諸友。公議辭退。如有不以為然者。到本善堂申明。捐銀照例充公。去留均聽其便。

一本善堂中。訪求博雅通才。主撰報之事。其人數隨時增廣。由總理值理董事公同妥訪邀請。

一商董兼司帳。須習知貿易書籍情形。及刷印文字者充其選。必須考查確實。一秉至公。倘涉營私舞弊。照例責賠。經手之董事會友。凡預有保薦之力者。亦須一律議罰。

一本善堂用項。概由值董核發。如有巨款在千數百金以上者。須齊集公議。方准開支。收有成數。擇殷實商號存儲。立摺支取。如存數漸多。亦可議生利息。發票之期。按幾日為限。由值董眼同經理。

一總理值理董事。均仗義創辦。不議薪資。將來局款大盛。須專請人辦理。始議薪水。惟撰報管書管器司事教習游歷司帳。酌量給予薪水。

一開辦之始。務求儉約。以期持久。每會茶食清雅潔淨。集議之日。不拘分際。儀文從簡。凡博奕游戲。徵逐喧囂。概宜屏禁。俾無壞學規。嗣後辦有成效。人多款足。再議擴充。添設園舍。

一用款。分出入存三柱。簡明登記。每月一小結。刊刻報章。月朔由值董齊集查閱。務期核實無弊。閱竟。各於名下署押為記。每年一大結。彙刻徵信錄分送。以昭信實。一先訂簡明章程。以期迅速集辦。每事各有詳細章程。舉辦以後。隨時集議。凡有利弊。應興應革。均由總理值理董友公議刪增。或每季一集。每年一大議。並核用款。

稽查勤惰。詳稽論定。再行刊刻布告。

湖北何通判 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 續第二十七冊

三曰盡變通以廣招徠。夫用夏變彝。經說可據。重文輕武。錮習已深。招之而不應。則奈何。曰。楚王愛細腰。羣臣多約食。宮中愛高髻。城中高一尺。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安有招之不應者乎。特患招之未盡其情耳。夫中國之重流品久矣。昔淮陰羞與樊噲爲伍。袁宏恥與伏惱同列。本屬同功一體之人。尙有高視濶步之意。一或良楛不分。薰蕕共器。則志士有籠東而退走耳。查本籍聰穎子弟。若其文理清通。必已列名庠序。至於武生武弁。大率斛律敦署名。金迷其製。庫狄干押字。雖逆以書。間有承襲世職。通曉漢文者。然亦僅矣。伏維帥臺。智周萬變。豈其見不及此。特以整軍經武之圖。不得不示博採兼收之意。惟是衆品淆雜。情僞滋多。倘考核之稍疏。必弊端之叢出。伏乞帥臺飭考官嚴密閱核。無論何項功名。均以文理精通四字爲本。俟錄取後。其子弟武生。令取同鄉官。及本省紳耆。身家清白。品行端方。並無槍冒頂替切結。方准來堂。一體學習。庶聚處無亂羣之懼。而聞風免裹足之心。則流品宜清也。北洋學生。習氣頗深。爲人詬病久矣。南洋開創伊始。聞定章每月膏火二兩。告假過年。按日核扣。法頗苛細。必無奇偉之士。應之頃者。皖省獲見

湖北招考告示。官途及書院中。均有欲往鄂投考者。顧躊躇曰。某某根基汗下。今爲北洋學生。列上考矣。某某僅識之無。今往南洋報考。得名字矣。我與並列何如哉。揆其隱念。特恐識者與他省一例視之。故趨趨而不前也。雖拘執不通。然其意亦可念矣。伏乞帥臺俯體人情。畧變舊制。或本儲將練武之意。另錫名稱。卽援高才上舍之規。一新耳目。雖屬暮四朝三之術。聊示涇渭濁之分。則名目宜殊也。四曰厚培養以留俊異。夫流品淆則害馬去。名目殊則髦士來。講舍鴻開。魚鱗雜糞。可謂極一時之盛矣。然僅示虛名。未盡實事。猶恐始勤而終怠也。實事者何。廩餼禮貌保薦三者而已。夫無所爲而爲之者。一人而已。自餘常情。必無憂仰事俯蓄之資。乃可勵搏心壹志之氣。北洋諸生。由堂中招考者。月薪三兩。考試僅屬虛文。拔擢多由情面。尙不免身家之慮。安能無馳騫之心。然膏火之太優。又經費之難繼。擬請帥臺於定制四兩外。月課季課。列前十名者。優給獎賞。如因學問優長。拔爲本堂教習。雖難仿照乎洋人。亦當優異乎漢士。庶於節省之中。俾收鼓舞之效。是曰厚廩餼。廩餼之外。儒生所斤斤計較者。禮貌耳。故汲黯揖將軍。載之前史。鄭公禮寒士。傳爲美談。苟非介冑之儀。皆貴謙和之德。今雖名曰武備。其實與郡縣學無殊。意在樹人。何宜苛禮。北洋舊章。諸生見總辦者無坐。見教習者請安。蓋以待

武夫蹶張之徒。今既概收文人。擬請帥臺定制。無論何項功名。均照學校中謁師之制。見總辦者。以揖。仿中興後文員帶兵之制。見督憲者。無坐。庶於期望遠大之中。畧寓軍營階級之意。是曰隆禮貌。北洋堂務初開。經李傅相特奏。二年期滿。照異常勞績奏保。奉 懿旨允准。朝廷求才之意。與疆吏造士之心。可謂殷矣。然一屆開保。堂中之員。友得之。堂外以夤緣得之。而學生所保。不過二三人。又係千把咨案。與初意相逕庭焉。保獎雖優。於堂務無裨也。故例保常開。僥倖之門。不如特保足盡鼓舞之實。鄂省雖以格於部議。不得援保衛畿輔之例。然此在帥臺加之意耳。擬請帥臺於開堂後。曉諭諸生。候三年期滿。如有出類拔萃之才。總貫中西。准予專摺薦舉。俾 特賞迥出於尋常。斯羣士共深其奮勵。是曰專保薦。

五日辨功課。以便講求。培養既盡。諸生之氣奮矣。夫講習以得師爲主。聞德國世家。入仕較易。寒族藝能遠過。官僅及之。故有微員而裕實學者。其教習中國也。貧戀薪水。合同期滿。或賞以寶星。或獎以虛銜。頗以爲榮。往往循規蹈矩。不敢築傲。官尊者則反是。往在北洋。驗之審矣。此次帥臺電託星使延請。自能擇取品學之士。此固無庸置議者也。特是功課則有不可不辨者。夫洋教習所講授。彼國具有成書。非皆出自心得者也。中國既立學堂。必遂永爲定制。此時借才異地。不得已耳。

自當取其書而譯之。以爲異日轉相授受之具。查北洋授課。大率三人到堂。洋人言之。繙譯述之。漢教習錄之。每日不過三四百字。臨事倉猝。多所抵牾。故除毛瑟槍圖說。氣球述畧。稍有條理。餘均未足編纂也。由是易一教習。而所講如前。易一學生。而所講又如前。曠時費日。獲益幾何。適以糜帑項耳。擬請帥台論該總辦。俟洋教習來華。命將該國所有兵學諸書。畧仿目錄提要。詳著所言何事。所載何學。彼此商考。擇其有裨中國實用者。派員繙譯。敘述詳明。發與學生。人置一編。以備誦習。如有不解。再向該教習問難。庶此時原始要終。既易得會通之益。在異日學成名立。可持爲教授之資。何必費重貲。聘洋人。始爲得乎。此內堂功課之宜辨者也。至於外場。則非手與器習。耳目與號令習。不爲功。此非書所能盡也。然觀北洋操練步伐。不過大排隊小排隊。年終派員校閱。則爲兩軍相攻之狀。而旁以奇兵抄之。照年見之數矣。千篇雷同。如出一轍。竊思中國兵書。所載陣法極夥。若爲三復。張兩翼。圓陣。方陣。撒星陣之類。用諸古人。頗著成效。西人肄兵最精。此等法制。必有相吻合者。何不肄業及之。夫兵猶水也。因地成形。勝宜何追。敗宜何救。平原何施。險阻何用。均須講習於平時。乃有把握於臨事。若只循例操演。非所以盡兵家之變。而成大將之才也。此外場功課之宜辨者也。

六曰拓規模以期美備。夫辨功課者，求實效耳。然在我之規模稍隘，則在彼之力量難施，不足以期美備也。美備之效，管見有三：一曰選繙譯。北洋繙譯，均例調取同文館學生。該員於武備名目，多未通曉。傳述不備，致漢教習無從敘錄。嗣乃歸會辦蔭道昌一人辦理。該道深通德文，而拘於洋文語氣。又於上海譯成諸書，未曾寓目。於是名目互異，文法倒裝諸弊，時所不免。此次擬請帥台擇派精通德語之員，專司其事。但以傳譯詳明爲功。漢文則由執筆者主政，而彼無與焉。庶免俚俗混淆之弊。足爲刊刻宣布之資。一曰購器械。北洋步隊用毛瑟、砲隊用克虜伯馬隊用哈吃開士。然熙年竊以軍營所用，宜歸一律。學堂除專習一種外，其新出各種，均宜購置一二。考其機簧之繁簡，率度之遲速，詳加考究。了然胸中，庶時勢之變遷無定，而學問之應用不窮。至於測量有器，化分有器，考驗槍砲有器，平治道路有器。蓋庫橋梁有器，學堂均宜全數購備。講求用法，俾心得盡，踏平實地，而議論不託於空談。一曰購馬匹。私嘗謂中西強弱之分，觀於遊戲，可以得之。洋人無論士商，馳馬拋球，均所諳練。中國士大夫，閒居則以奕棋蒲塞爲事，能馳馬者，殊不多見。古之豪傑，謂讀書人爲奄奄無氣息者，此也。北洋學堂額設馬三十餘匹，然總辦之廝養乘之，督操之委員乘之，所餘馬既駑下，又無專精馬隊教習教練，僅擇十餘騎，閒數日巡操場，馳騁數周而已。故至今猶未能馬上放槍也。其他學生固無論矣。此次係爲培植將才起見，全堂學生均當學習乘馬。要以撒轡馳驅，放槍靈捷爲功。擬請帥台飭該總辦購馬六十餘匹，俾諸生得分班練習。庶此日安居，既有活動筋骸之效，卽他年臨陣，亦獲倡先督率之功。

七曰重考試以資鼓勵。夫考試者，鼓舞之實際，拔擢之先聲。一有不當，則有志者懷懈心，而無才者生倖望。此後培植之事，盡屬虛文矣。北洋定章無月課，祇有季考。歲考。嗣總堂務者，憚其煩也，每歲只考二次，而莫甚於洋人攙越之害。凡遇考期，除試漢文一日外，洋教習必命題考試。或三日，或四日。雖總辦亦不知何日竣事。於是而章程紊亂矣。學生不能洋文，洋人不知漢文。校閱之際，繙譯讀之，洋人聽之以定甲乙。於是而去取刺謬矣。夫延洋人者，延之教習耳。惟有操練步伐一事，大衆歸隊，進止齊一。司校閱者，無從分其優劣。自宜由該教習考其平日勤惰，開具分數，呈總會辦及特派之考官綜計，以定名次高下。其餘考試之權，豈宜攙越。既貽喧賓奪主之譏，復蹈任意徇情之弊。擬請帥台定制，月課以一日，外場由洋教習開呈，內堂由總會辦考試，不監場，不糊名。季考以三日，內外均由總會辦校試。俟出榜後，將前十名卷，封送督轅請核。歲考亦三日，由督憲派監司大員看操。

監場命題閱卷。俟閱竣後，拆彌封送督轅覆核。即用督憲銜印發榜。三年大考，則由帥節蒞堂校試一日，以重其事。此考章之大畧也。至其末節細務，亦有不可不嚴者。學堂功課，惟繪圖算學，必須確有心得，始無乖誤。其餘各種，有書備查，即可敷衍成篇。漢文優者文優焉，漢文劣者文亦劣焉。故夾帶不可不禁也。算題言理者少，用法者多。一題常有數法御之，往者北洋考期，能者畏人求替代之煩擾也。每豫演一草，來則示之，遂至一堂之卷，雷同大半。然數應如是，閱卷者亦無以詰也。故規矩不可不肅也。至於獎勵之法，請俟該總辦考官呈上前列各卷，帥台政躬閒暇，畧一瀏覽，其中果有可取，或量賜傳見，或酌賞微物，此在帥台數語褒嘉，一時錫賚，不過偶爾應接之常，而該生躬逢其盛，自必異常感激，奮勉圖功。昔路文貞之在清河也，校閱二軍，手觴勞士，人人感泣，蓋賞止於言辭，而殉以性命，罰徵於聲色，而嚴若刀鋸。古之閱達君子，有行之者矣。況我帥台負天下之重望，片言之賞，榮若登仙，一物之頒，珍逾拱璧，有不企踵喁喁，焯掌自勵者乎。

八日講中學，以免偏倚。往者北洋額設漢文教習數員，嗣以洋漢在堂，屢起齟齬，乃歸一二人，在寓辦理。餘則到堂錄授。於是洋人目為書手，學生視若鈔胥，懸疣附贅，誠不足取。此次收取，均須已有功名，精通文理之士。擬請帥台但擇熟諳著作

體例，畧通西人情事者，專任繙譯，其餘均可裁減，以節糜費。然漢文教習，雖可以不設，而經濟學問，決不可不講。考中國兵家言，漢書箸錄凡七百餘篇，後人又附益之，遂至汗牛充棟。其中王相孤虛之說，風雲氣候之占，不獨今日外洋，以為不經，即從古識者，亦所弗道。然權謀形勢兩家，多有可取。熙年偶爾涉獵，大抵書愈古者，微言精意，包掃一切，而不免迂腐之談。時愈近者，畧分殊事，纖微畢備，而漸乏精深之論。洋人之書，預備精詳，防維周密，深得聖人慎戰之意。至其器械精利，亦較中國伎巧一門遠過，而宏深之義，變化之端，時有不逮。故欲熟審彼己之道，必須兼綜中西之長，則中國兵書，不可不講也。用兵之道，地利為先。然方今練習武備，亦聊以固吾圉耳。談輿地者，自宜由近及遠，先己後人。今學者未知十八省先言五大洲，是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夫時事之變遷無定，斯地利之險易攸分。粵自泰西通市以來，輪舟颺馳，鐵軌密布，昔日之沙洲海島，今為巖疆重鎮矣。昔日之野店荒村，今為周行孔道矣。古人謂地無定形，視帝王建都之所，以為控制設險之宜。熙年亦謂地無定形，苟商賈會萃之區，即為形勢必爭之地。故往古一切戰守之規，在今日半屬筌蹄之具。竊觀西人以開方計里，以天度準望，圖繪之法，極為精審。擬請帥台飭諸生，俟功課閒暇，詳考古今之沿革，推究山

川之形勢。分省分府。繪圖帖說。庶胸臆悉羅乎全局。斯指揮無誤於臨時。知馬陵之險。而龐涓以覆棄大岷之隘。而慕容以亡。成敗攸關。考求宜素。則中國輿地。不可不講也。至於將兵。必籌餉。崔浩預決河西有水草。而魏師以出。酈生勸據敖倉之積粟。而漢高以興。將兵必和衆。李抱真結王武俊。而朱泚以覆。曹景宗尊草叡。而梁師以和。將兵必愛民。岳少保部兵。餓死不擄掠。凍死不折屋。趙良棟克滇。子女無所幸。玉帛無所取。凡茲在昔名勝之規。皆屬有關學問之故。伏維帥台創制立法。規模至爲宏遠。此次係爲培將才起見。自必廣購書籍。以備講求。擬請飭該堂總辦。悉心體察。所有中西學業。應如何分別肄習。詳議章程。呈鑒核辦。夫叠變者勢也。不窮者才也。熙年亦知六經之外。自有經綸。四裔之中。間生豪傑。而必諄諄以中學爲請者。非敢拘泥成見也。誠以漢文爲舉世所積重。西學乃國家所必須。惟兼擅其長。而後俗儒無以資口實。亦惟不膠者卓。而後流弊不致於叢生。合之兩美。離之兩傷。推本治原。莫斯爲亟。異日巍科大第。接踵於肄武之堂。偉業豐功。奮跡於能文之彥。視師慷慨。虞允文本是書生。臨陣指揮。諸葛君不愧名士。俾外夷仰中國之有人。而天子鑒儒臣之足重。豈惟足慰帥台以人事君之義。仰國脈靈長之效。聖道洋溢之機。終必賴之。此非帥台之責。而誰任之乎。

英文報譯

吳縣李維格譯

中俄鐵路

譯倫敦中國報西五月十四日

中俄東路重測。已經藏事。末次所派工師。已由聖德堡啟行。前往滿洲。官場傳聞。約於明年底。當可成路二百五十佛士脫。俄里合英里三之二所躊躇者。發給工價。用何錢幣。國家擬鑄一專爲此用之錢。在中俄邊界。一律行用。然其所以需此新幣之故。蒙不甚了然。除非國家別有用意。再有一事。國家現正躊躇。此係駐防新路者之官衣式樣。有謂半宜從俄。半宜從中。尙未定見。在滿洲駐防之俄兵。連兵官已有七百人。俄政府急欲在滿洲境內。各江行輪。已在英國定造輪船十五隻。小輪二十隻。傳聞鄰近松花江。有煤脈甚旺。且在新路界內。又傳遞部大臣之姪。測路工師。宗室克耳壳夫。呈報政府。謂西伯利亞鐵路擴充之滿洲一路。計長一千九百九十佛士脫。內有一千五百九十佛。須經過滿洲及中國地界。此路起頭處。地名阿倫。盡頭處所。係尼格可士克。此重測之路。須經過甯古塔。庫爾根。齊齊哈爾。由此轉南至伯都訥。其遠處地段。尙未測量。宗室克耳壳夫之意。凡所需材料機器。應悉向歐俄運來。較爲上算。工匠半用俄人。半用華人。由俄派兵兩部。駐防路工。其逐段工師。係宗室克耳壳夫。格士霍夫君。客耳司乞孟君。普欣士格君。另有查工十六人。業

已到工矣。

借款傳聞

譯倫敦中國報 西五月十四日

中國借款之事。目下傳說。正是紛紛。日本借款纔成。忽路透。又於本月十三日。自北京傳電。謂有一英公司。借與中國十六兆鎊。草合同。已經簽字。而數日前。此間亦有一人。謂渠已議成一借款合同。惟銀行與大眾所欲知者。係此等借款。以何擔保。其關稅。已經相抵無餘。中國必須另外設法擔保。否則倫敦無人再肯出借。所傳有一草合同。已經簽字。亦係意中事。惟此間有名行家之力。能經手此等鉅款者。則絕無所聞。有數家曾有人與譚及。而不願與聞。故以勢揣之。未必能成。中國應賂日本兵費。到期者。已交。西十一月內。應交者。亦已預備。現在何以又欲借此鉅款。殊不可解。倫敦有一日報論及借款。所見甚是。其說曰。倫敦銀市。不甚願借鉅款與中國。而凡曾經與中國有交涉者。皆欲成之。蓋謂華人若與開誠布公。實可深信無疑。其貿易中人。不若東方有幾國人之不可靠。此幾國人者。固自負品行與教化。在中國之上者也。華人之貿易者。倘為人所欺蒙。渠惟與之絕交而已。若與誠信相孚。辦事。華人實甚直爽也。

烟臺美領事商務報

譯倫敦中國報 西五月十四日

美麥倫君。告我烟臺絲製欄杆。南人名曰花邊大畧情形。此項絲製欄杆。既佳且廉。在美國

定可暢銷。中國有許多手藝。不特西國不知。即寓於中國者。亦大半不知。甯波所出。顧繡。雖歐洲亦不能再勝。該處由天主教慈善會女教士。提倡中國婦女。所繡歐洲宮內服飾。桌罩。杯墊。以及各種顧繡。實皆華美非常。惟上等絲緞上花樣。如翎毛花卉。則皆來自巴黎。絲與絲線。係本地自製。悉為上品。此等中國婦女工價。每日不過美國金錢一角。其廉可知。數年前。女教士為歐洲一皇家特製白緞上繡金竹枝服飾。無數。倘向甯波女教士索樣。定可得到也。美麥倫之言曰。烟臺手製絲欄杆。興尙不久。不論何色。皆可定製。平常所製。乳白色居多。工作者均係貧戶之人。歸山東勸工會總理監督。其幼女大半在學堂工作。年長之婦。則各在其家。製造欄杆。須潔淨勤快。此二層。倘能使此等婦女習慣。為益甚大。所用之絲。皆係上等。所出之物。非上品不收。有曾充學生數人。在外另起爐竈。製造欄杆。其物遠遜。故勸工會總理。設法保護此業。務使買者得真。好欄杆。現在已有如干。寄至美國。倘有殷實商家經手。該會總理願與往來。市上無論何等手製欄杆。可保不能再勝。倘要貨樣。可向烟臺之山東勸工會總理美麥倫索取也。

暹王遊歷

譯倫敦中國報 西六月十四日

暹王於西五月初六日。行抵蘇彝士河。往歐洲遊歷。該處地方官。供張款待。王之坐

船於初七日昧爽進河之口。至意士美利亞。蘇彝士河北岸遊覽其城市。既已。卽回船展輪至泊脫賽特。埃及地蘇彝士河北岸是處地方官。又備供張。於初八日始駛往佛尼士。意大利會暹太子及隨員。於初七日自倫敦啟行。至折尼法。瑞士國地與暹之親王司法士帝索勃哈納取齊。同往佛尼士迎王。東方君相。遊歷我土。我都人士。視爲新奇之事。不若歐洲帝王之遊歷。數見不鮮。一則我視東方。至今猶如海外神山。烟雲縹緲。一則人心好奇。厭故喜新。德皇或法國伯理璽天德來遊我國。我惟恪恭懽迎而已。忽有一可汗。或一蘇丹。或一瑪哈喇耶。西人稱印度土王之名或一李中堂來遊。彼如覺來自天外。聞之心中。別有一種境界。如兒童之喜聞談怪。暹王此遊。其新奇不遜去年李中堂之來。兩人事業。亦相伯仲。盤根錯節。力圖維新。皆可謂識時務者。英人欲知東方變法之難。可自設想。有一英人。欲其國人遵從印度中國阿剌伯風俗。無論如何美俗。易手不易乎。然而暹王之事。尚較易於李相。其民順柔易治。且亦不若中國之守抱經史。昂然自滿。所慮者其順柔出於懦弱。似易實難耳。至於外交。亦動輒爲人凌逼。蓋暹羅如中國。屢受外人侵侮。所以不卽糜爛者。僅恃他國之亦有瞻顧。挺身而出。然暹王竟能不畏其難。勵精圖治。不特因時制宜。電器與汽機並用。且能取法西國律例之長。以整頓其比中國土耳其尤弊之政治。除去買奴惡習。遣太子至歐洲遊學。

以爲倡率。今且遠自西遊。凡西國政治學問藝術。向所習聞者。躬親而目驗之。其遊歷坐船。承其盛意。請英水師官駕駛。下月適爲我君踐昨後六十年之盛典。甚願王之來會。然有一國最易啟疑生妒。王不能不慮。蓋王若欲得法國之歡。以冀保全族類。則法國必須先到矣。六月底可至維也納。奧國京城至倫敦時。約在七月之杪。中間已歷意法奧俄丹瑞瑞等國。所排各國次序。或有用意。先遊各大國。而德國偏留最後。其意似謂未遊柏靈。德國京城則別後追想。猶形歷歷在目。亞洲國君出遊六月之久。實屬非易。貓不在室。鼠卽跳梁。猶不足以警東方之君不在朝。陰謀卽起之險。然此層暹王似坦然不慮。託其朝政於后。并心腹樞臣五人。有與美國交涉一事。暫置不問。俟回國再理。其新政之足紀者。硤閣。暹羅京城至壳勒鐵路。已築至阿尤梯亞。此路法人勞納生六年前。曾謂於湄江商務。甚有關係。壳勒係中國與南暹羅中間一大商埠。法人欲滙此商務於湄江下流。而壳勒鐵路。則奪之以歸硤閣。現其至阿尤梯亞第一段路。尚無大利。不過稍補就地行商。所餘七十六英里。地形漸高。築造較難。大約九十九年底。方能竣工。本擬接築至南咳。在湄江之第一灣頭。北緯十八度。東經一百零二度五十分。而一時未能見諸施行。有法國公司。擬築鐵路一條。自硤閣至拔頓蓬。暹王要其在硤閣註冊。爲暹羅公司。然後允准。蓋有鑒於前轍。不能不先事預

防以免別生枝節也。為法國商務計。自拔頓蓬萊一路。至肯卜提亞。越南地湄較為有益。此次暹王之來。必議及路事。其何以遲路不直達西貢。當徐聞其詳。亞洲國君。權利獨攬。故此等事。一定議及。不若歐洲國君。不能獨斷獨行。李中堂來遊。所譚乃槍礮機器稅則等事。暹王於雍容酬酢之間。亦必譚及鐵路等事。惟願王此次來遊。所見悉如所望。凡可法可喜者。咸記之以歸。回國後尙足以資臥遊也。

朝鮮遣使

鮮王特遣使俄之臣。已坐俄兵輪鯨拉禿夫。行抵阿申。俄國黑海口岸使臣閱詠光。係去年至莫斯科賀俄皇加冕禮者。另帶隨員多人。聞有鮮王親筆之書。由使臣賚呈俄皇。

朝鮮入會

朝鮮大臣。已照會現在華盛頓。聚議之萬國郵政公會云。朝鮮亦擬入會。

日本船塢

擴充水師。振興商務。則船塢亦須因之而加。日本自前年軍務以後。添購船隻不少。而國中船塢有限。故往往駛赴上海香港兩處。上塢修理。不便甚多。日本一國。有船塢十五處。惟除長崎橫濱外。其餘皆係小塢。難容大船。橫濱大坂箱館等處。現已有添造者。有尙在籌畫者。將來一律告成。可無不便之虞矣。

電浪新法

譯橫濱日日報西六月十一日

有一意大利人。寓於英國。名馬克尼。年僅二十二歲。得一新法。名曰電浪。斯脫郎月報。紀之甚詳。英國郵政局。電股長潑利士君。係電學專門名家。渠意此法一出。電報不用線杆之日。當不遠矣。據馬克尼自稱。用大小合度。力量相當之電機。數英里之遙。可憑空發信。現用哈子法之電浪試驗。竭此浪之力。究竟可及幾遠。為傳遞消息之用。又於一英里之外。設一電機。並在隔一山處。亦設一機。激動電浪。則兩機俱應。是則電浪竟能穿山矣。山大約有一英里之。三。惟歷試之後。覺哈子電浪。穿力有限。渠可另出一種電浪。無論何物。皆能穿過。哈子電浪。遇金類及水即止。激發哈子電浪之力。足以激發馬克尼之電浪。其法亦同。而兩浪之力量。則迥異。現在馬克尼已呈請新法執照矣。馬克尼浪。無折回之病。近在沙士鉢里潑靈地方。用八號三度濕電試驗。遠及兩英里。又在郵政總局。亦用此項濕電。及發電時。電器試驗。穿牆七堵。遠一百碼。照此傳遞。可遠及二十英里。路之遠近。惟視激力與生浪二電機之大小。馬克尼以為在英國。設一五六百匹馬力之汽機。於一四十尺見方室內。再在紐約。亦設一機。馬力及室之尺寸。如之。倫敦紐約。即可通電。所費不過十萬金鎊。此為海綫各行所不願聞者也。目下渠正試驗在岸與燈船通信之法。其浪自十寸至三十

碼長不等。每一秒鐘有二百五十兆層。若安設此機於船內。可知來船之遠近。或有霧。兩船遇於一英里內。電機觸發。警鐘即鳴。并可按表以索來船之向。馬克尼且謂設此電機於一小船之中。於二十英里內。無論來船多少。可將其藥彈槍。悉數轟炸。倘藥彈槍內有兩鐵釘。或線或板之引電者。則船桅上瞭望之人。猶未及見。而全隊已成粉碎矣。據馬克尼云。在一英里半外之火藥。渠已用浪轟炸。祇須插兩鐵線。或板於火藥之內。鼓動其電。火星即出。既可施於鐵甲。當亦可施於陸軍。然則火藥從此了結矣。格致之為用。不誠奇乎哉。惟攻擊生番。尚有用處。因其不知馬克尼浪。至若以之施於教化之敵。則用之者。更險於來敵矣。

路透電音

美總統似擬將檀香山歸入版圖。或先保護。西六月十五日○擬將檀香山歸入美國版圖之約。已在華盛頓簽字。交上議院矣。日本不服。西六月十七日○日本祇爭與檀香山所立條約內。應享權利。仍照施行。西六月十八日

英文報譯

柯鄉張坤德譯

論德國有整水師之議

譯溫故報 西四月十五日

美國三月分某月報。譯載德國陸軍總轉運處之大佐。名勒忒惠士伯爵者。所著整

頓水師之論。頗關緊要。明言德國水師。所以必多而且堅之故。其故有二。關係匪輕。一涉英國。一涉美國。二者之外。所論皆與我不涉也。美國近言孟綠道理。按美前總統孟綠者。曾倡言凡美洲地土。概不准外人干預。後人遵守其言。即謂之孟綠道理。已屢說不一說。若美國報館及國人所言。果屬可信。則美國決計。無論如何。不准歐洲何國。在於美洲佔據土地。而讀勒所著之論。即可知德國廷臣。咸注目美洲。並多主加添水師。藉爭西半球之土地。本報請摘錄勒論於左。藉證所言之不誣。

德國戶口既繁。每年失業無事之人。不知凡幾。求得屬地。天時相宜。堪以耕種者。實為當務之急。前百年內。各國割分土地。德未得均沾。今土國國勢傾頹。中國民情分離。是二次割分之期。又屆。而南美洲又作亂。頻仍。不大有可乘之機乎。欲不坐失機宜。要非整頓水師不可。各國每以我陸軍之力。鞭長莫及。苟得水師堅強。可以逞雄於海上。則異日商議割分之舉。當不至落在人後。然則整頓水師。此其時矣。現在各國俱有整備。彼此勢均力敵。二次割分。商辦當易。不致開衅。故水師不強。則遠處土地。雖爭我分之應得者。人亦將置若罔聞。若水師強。則不難據之守之也。勒所論事之涉美洲者如此。再請述其事之涉英者。

凡國欲其國人志銳氣勇。必求在外國舉動。以牽制其國人之心思。否則內亂在所

不免。然德果求此，英必爲難。英國於所訂國政商務之約，素稱認真。邁享所言英阻難荷蘭日斯巴尼亞及法國商務各情，概可見矣。今英以德爲與之爭利之人，忌德愈深，而英人在議院，又能直言不諱，其國人之意見，政府又必奉承照行，情勢如此。德其能久享昇平乎？英人之志，本最堅決，凡行一事，卽不顧他人，必求其事之成而後已。故旣忌德，必與他國聯好，而專與我爲仇。昔我與英遇有爭端，所以能商議了結者，全賴我國勢尙稱安謐耳。若英欲尋衅於我，將必因本有之爭端，或藉端起衅，飛調兵船，所有血心船主，將以忠勇自任，首先開礮，尤屬意中之事。蓋血心兵官，英國固不乏其人也。或謂與德聯盟之國，當可乘此襲英，詎知聯盟絕不足恃，屆時聯盟者，恐已背盟矣。夫欲德之受辱於人者，豈僅法國已哉。

是故德國可恃者，要惟水師及國人之力耳。若水師齊備，則一旦有事，巡緝敵船，保護鮑爾鐵克海口，均有船矣。其餘水師，方可馳赴英國。我之水師，應如何強大，觀英國兵力之精壯，卽可知其大概。邁享言不必能有抵敵各敵國之力，但求能擊敗最強之國可矣。我國水師號艘，又必多備，使將快船調守外國沿海各處外，所餘各船，又足以抵英國水師之在其本國洋面者。庶幾可操勝算。緣英國照目前情形，斷不能將他處各船之有職守者，一概調回，而開戰之時，又必與之勇鬪，決一雌雄，使其

駐遠處之兵船，不及調回助戰。我故曰：惟有堅強之兵船，不致受人之凌辱。此勒所論事涉英國之情形也。

美國著名律師名庫投者在議院辯論時，有英美所訂條約與孟綠所定道理絕無關礙一說，已足見美國人之決計依照孟綠所定之道理而行。德若在南美洲求地，勢必致德美以干戈相見矣。庫君辯論曰：美國萬能以力支持，斷不准歐洲各國在美洲越雷池一步。此不獨歷代相沿如此，永當遵守。卽以自行保護之道而言，亦屬情至公理至當也。凡國力爭其分得之益，本不必求恕於人。國中有所擴充，而外生阻難，萬能爲力，必求除之。歐洲各國互相爭勝，但在歐洲土地，當可如其心願。或割分該洲，亦可聽之。卽蹂躪中國，竊據埃及，美國必恪守局外之例，決不稍爲干預。而各國在美洲所佔已得之地，美國亦應有信守，不容過問。若有在我弱鄰開啟衅端者，無論是否，美必阻止以保全其利益也。

論日本輪船公司虧折之故

譯橫濱日日報西五月

日本郵船會社即三菱公司所刊年報，本館已錄登大旨。按其所報，卽日人之望想最厚

者，讀之亦必悄然不樂。其所開帳目，孰悉商務者，或能知其底蘊，而以其爲節省辦法。余非孰悉者，於所報各事，殊爲不解。譬如國家津貼各項，多至六十五萬七千九

百五十三元。而出款猶逾入款十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六元之多。乃復由公積項內提出四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一元撥給長年一分息銀。豈計之善哉。公積數目。共有若干。本館固未得其詳。是以所提之數。合公積若干。成亦莫之知。惟以虧本之公司。而又撥給一分息銀。未免太過。自我觀之。銀行長似迫於各股東所請。而不以公司之公事為重。行長以新派各路輪船。政府必可另給津貼。並以下期議院開議時。此款必能照准無疑。詎知各處公司互相爭利。加之津貼。動用國款。已頗不少。其謹慎辦法。自應節省公積。勿事不能如願之奢望也。郵船會社。數年前辦理頗稱順手。今則自謂虧折甚巨。此何故歟。曰。不難一索而得。會社昔所依恃者。日本沿海生意耳。其利頗厚。現因爭奪生意。已今不如昔。自商船會社及他公司開設以來。此項生意。所能獲利。減色殊多。而郵船會社之勢。亦為之稍殺。然僅此亦尚不至虧折。即因各公司相爭。而利減薄。亦尚足以分給餘息。故究其所以然。要惟因日人之心高氣傲耳。日本自與中國交戰得利之後。研究一國生財之道。曰。英國最爾一島。濱於大洲之傍。而其商務遍及地球各海面。日本地形。與之相仿。決計亦遠闢商務。其意固善。足見日亦知徒事干戈。雖足以壯國勢。而欲富其國。非另加以商務不可。太平洋面。異日必為貨船往來大道。其所載貨物。價值之多。當非古昔所能及。日本治法果

善。則東西將興之商務。大半必為其所攬。然羅馬建國。非成於一日之間。英國興商。非僅恃十年之力。日本若辦理不善。則雖專心致志。不若中國之行所無事。而要其錦標。仍恐不為日本所得。轉將為中國所奪。余之言此。非以挫日人之志。實欲明言其事。使知議設輪船。往來歐美各洲。倉卒從事。未有一敗塗地者也。英國所設東方輪船公司。事非成於一二年內。即各股東亦未嘗望一分息銀。譬如英國最大輪船公司。名披受恩。握者。其現在情形。經營五十年。始克臻此。而各股東存本但求五釐息銀。已覺滿意。日本所駛之船。購自英國。而與英之船行相爭。復求一分之息。其能得乎。行長皆竭力從公。本館固不得議其後。惟於生意已極擁擠之地。而求於一二年內。遽獲雖經營已久之公司。所不敢望之利。此亦奇矣。一言以蔽之曰。日本股東。惟有循序而進。否則不償事也鮮矣。

戰後賠款

譯倫敦東方報

西五月十四日

希土議和。希國難免認賠兵費。於是查及從前各國賠款。某報論之曰。最近者為中國認付日本賠款。每鎊以銀六兩二錢五分核算。計合三十七兆鎊。所調兵數計八萬人。其交戰時日。自在朝鮮接仗之時起。至停戰之日止。凡九閱月。所給之款。除水兵不計外。日兵每名實得四百六十鎊。即每名每七日得十二鎊。東方舉動。固較省

儉然以日本運兵赴華所需之費與曲蘭斯佛爾作亂時在其本國調兵需費比較言之又屬此費於彼故曲蘭斯佛爾所索一兆六十七萬八千鎊如果英國照償則照中國賠款核算其所得可分給十四萬人戰一禮拜之久云云我英亦曾索得中國賠款二次為數亦頗不少第一次計四兆鎊惟此數大半貼補商人所交與中國之洋藥第二次約計二兆鎊此數尚不及公議所備兵費三分之一也

船埠便商

譯倫敦東方報西五月初七日

東方商務日廣亟應籌畫者其惟泊船處乎自地中海至日本海一帶無不欲得深水及寬濶船塢即拘泥之華人亦覺非此不可有海口數處數年前華人竭力阻塞希圖屏除洋人今乃遍招洋匠為之疏濬各國中講求停泊船隻利便尤以英國日本為冠北太平洋中天生最宜之泊船處係在日本沿海其非日本所屬者皆屬於英至克倫卜印度洋海口雖不能與天生諸埠爭勝而以地勢言之則甲於天下矣蓋由印度洋中國海而達日本之各船埠克倫卜實居其首此等船埠俱為商務總滙之區香港之與中國南洋新加坡之與亞洲各島亦猶錫蘭之與南印度與緬甸也

重婦女論

譯橫濱日日報西五月三十一日

日本大隈伯爵言才頗大其最近時著名之處係在大坂倡言女學其倡言時或謂大隈曾曰凡國以婦女為家業極言可以者其國必亡此係傳言之誤其所言蓋謂隨便使喚國中輕視婦女者必永受敵人之侮此說亦不難解凡國以婦女為家業者其一半戶口已與奴僕無異日本於此道尚須整頓緣日本婦女雖比中國土國婦女較有自主之權然欲求與西國婦女同一自主則須改革之處猶多也

行軍氣球

譯溫故報西四月十五日

寶和爾少佐在叟肥斯報中著一論說題曰氣中獲勝大旨謂駛船空氣中不獨非無稽之談并可為將來戰時之利器也寶君首論麥克斯母所造之機次言費立伯斯之機其輪由汽機轉動其機重三百鎊凡每點鐘行三十英里時雖離地高不過數尺然停行時至多不過數秒鐘德皇命撥二千五百鎊作為試驗之費各報考諸格致之理亦言氣中驅馳事屬可行寶君謂雷那特船主所創之氣球能載重八千五百鎊轉動汽機之力凡四十五噸每點鐘能在氣中行二十五英里德國造一氣球頗大現在工作尚未告成俄人亦造一大球已有年所並謂苟能索得運機相宜之力則各種得力之機俱可成功且首索得此力之國當可秘而不宣寶君之論曰苟於宣戰數點鐘內升放氣球高至礮彈所不能及便在敵國往來奔馳速至礮

彈所不能中。即可於不論何時。由氣球中將炸彈擲至。不論何處。藉此既可毀壞礮臺。轟炸藥房。並可擊沈船隻。攻破城池。火車電線。不難阻止。橋梁地道。亦無所用。兵隊難進。軍械被損。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使敵人掣肘。不得備戰。然則敵國有此種機器數架。而我無之。欲攻擊之。不亦太不自量乎。實君謂國中既有此機。雖廢水陸各軍。亦可有恃無恐。伊將會集熟悉此中情形者。研究此事。並請各船均備平面包甲。並配裝槍礮。使能向上放擊云。

探極小輪

譯倫敦東方報 西五月初七日

下議院議員。寶和爾。為南恩孫博學。覓得小輪船一艘。預備南君下次窮探北極之用。其船重二十八噸。係在考威司製造者。業經試駛一過。頗稱合式。此船之首要關鍵。在輪之裝在舵後。使破冰而過。較為便捷也。

探極帶眷

譯倫敦東方報 西五月初七日

千總伯雷。決計重探北極。現想一新法。擬隨帶愛司克。以木沿北冰洋居民婦女。同其人矮小而肥。探北冰洋。此等婦女。即所僱同行人之妻也。上次窮探時。隨帶各人。中有歸心如箭者。致別人勇往之氣。亦為其所餒。既有婦女。不特可免思歸。並可在途中司縫紉烹調瑣事。有益此行。實非淺鮮。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日俄將來大局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六月初一日

沙打的報論日俄之關繫云。當日本未與中國構釁之時。其國家每年豫算。僅一萬萬圓。約英金一千萬鎊耳。至今年議會豫算金。則實有三萬萬圓之多。內中以一萬萬五千圓。為擴增軍備之費。先是眾議院議豫算金。必細考詳查。如有可減削之費。則務減削之。至今年所開議會。則不復議論相爭。一以酌定豫算金為主。貴族院雖稍有微異。亦同贊其議。則政府所計畫。議院必樂贊成矣。夫日本擴增兵備之意。果何為也。日本所視為敵國。果何在。請詳論之。曰。日本豈能一日忘遼東之事。故日本朝暮之所經營。必待時而動。恢復既喪之利權耳。況日人本知俄國所欲為。遠出於英人之上。蓋俄之所大欲者有三。曰。俄人之志。欲樹霸業於北太平洋也。即謂黃海勃海朝鮮海等一帶也。曰。現開展其手足。將至西伯利亞地方。至中國滿洲及朝鮮等也。曰。俄人固豫期中國必瓦解。事機一至。則將乘閒而起。以增擴其屬土。窺伺四隣也。此等之事。日人已洞知之。夫此等機會之到。雖不知其在何時。然將來必有一場蹂躪也。俄人擬先乘機。而掌握朝鮮。使日人無西顧之念。是俄之素志也。

今夫以版圖之廣狹大小。論日俄兩國形勢。則日本豈足與俄比較哉。然細思日俄

之關繫。則二國固不得謂非勁敵也。一旦若有交爭。則先定優劣者。必由海軍之強弱何如也。夫俄國現情。非築成西伯利亞鐵路。則不能運陸軍於東方。至鐵路既成之日。亦須經千萬里。運送軍兵。與各種軍需。其勢亦多不便。且日本人本具愛國之心。苟見敵兵從沿海上岸。則黃童皓叟。亦必執杖出而禦侮。已可知耳。誠如是也。則運陸軍於日本。必須衆多。故如有日俄交戰之事。則非以艦隊之優劣。決其勝敗。則將何恃也。俄國海軍之勢力固強矣。然盡其全力。而與日本戰於東洋。是俄人所不能為也。俄人如全集艦隊於太平洋。則內顧之憂。即在西方。西方歐人。豈肯任俄人恣其所為哉。現時俄人。除海參崴之外。尚未有一根本之地。在東洋。雖海參崴為俄所有。而無一造船局。又未有一船塢。況該島一年之中。實有四個月為冰所封鎖。其不便可知耳。日本則佳好港灣。不一而足。又多備船塢。故日本戰艦。苟與敵艦戰於洋上。戰罷則回塢。修補其艦。亦甚合宜。即此一事。亦可以知日本海軍得地之利。盡占強勢矣。俄艦既無此利。故勢必急決雌雄於一戰。若日本則不必急於交戰。惟徐待時宜。然後出而挑戰。乃其意之所在耳。故當三冬冰結海參崴之日。徐出而苦其海軍於洋上。運用在手。或縱或收。以探其虛實。使敵艦疲於應戰。而後乘其弊。蓋亦策之得者矣。日人既與俄艦鏖戰。即一面運軍隊於朝鮮。以扼俄人南下之要路。吾知

俄人必勢窮矣。由是觀之。俄國人口。雖有一億三千萬。而日本則四千二百萬。兩國本相匹矣。況日嘗與四萬萬之國民交戰。而亦獲勝。則俄人豈在其眼中哉。中國政法多弊。故為日人所敗。俄國政法。弊亦殊甚。不亞中國。上自高等官衙。下至地方小廳。其弊已極。現如西伯利亞鐵路久築。仍未完成。皆由委任汚吏。紛紛暴斂。其餘到處多如此類。故日本一旦與俄交爭。必如摧枯拉朽。可預決其實情也。日本當未啟釁於中國時。已先探知中國之情形甚熟。亦如今日日人汲汲然欲探知俄國之情形也。俄人亦窺伺日本情形。連派人往日本。蓋為是之故耳。或云遲三四年後。日俄之間。必有戰禍。此亦因日本增擴軍備。期以三四年完成。故為此言耳。雖然。如彼日俄專約。同議朝鮮之事。即是日人襲與中國訂約之故智耳。此約必貽爭訟之端於後日也。惟日本現在情形。未為真富。其弱處實在未富也。雖獲償款於中國。而擴增軍備。不免財庫告匱。日人擬救濟己國窮乏。故變更幣制。思此策者。知變法之利。可藉外國資本。與國內各種之業。然雖有利。亦恐致在外國貿易者減色。惟日人本具愛國之志。必以俄人為將來之勁敵。其意謂甯使在外國貿易者減色。而必不忍為俄人之臣妾。日人所以自謀。蓋在此也。

華民往俄作工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六月初六日

中國山東省居民等往俄國海參崴作勞工者頗衆。該港來函云。山東省民抵海參崴者。年年增多。查客歲不過一萬人。至今年則有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八人。倘至歲底。則必有五六百人航至。蓋自開埠以來。未有如此蜂庶也。亦有自煙臺或駕輪船。或駕帆船。而抵牛莊。經由吉林。服勞役於俄地者甚夥。蓋不下三千人也。近年以來。山東年穀不登。小民窮困。故咸出任西伯利亞鐵路等之勞。以謀生計也。

論俄人性質

譯東京日日報西五月廿六日

余嘗論俄人性行之好處。今試論其弊處可乎。蓋俄人之弊有三。曰多因循之習。曰好懈怠。曰耽飲酒。此三者實爲俄人之弊俗也。夫俄人之好憑空論事。而少忍耐之力。詩人伯是斤所夙稱也。其言云。昔有稱埃務劇尼者。本多才之士。平生好爲大言。聳動人耳目。崇論閎議。衝口而出。然未嘗實行其萬一。居常蠢爾無爲。了此一生。是爲俄人之情狀也。余未見有沈溺空理空言如俄人者也。今夫俄以農立國。每年輸出穀麥於外國。至二萬萬八千七百二十一萬留。其勢殆駕印度美國及阿珍廷共和國等之上。然其農務不振。徒墨守舊日耕法。不善用近時所製造之新器具。又不講精選肥料。而更改灌溉之方。又如各地方之鉅農。多是守舊之人。其不然者。亦是終日困處書齋。唯以研究農學之理爲專業。不復知自執鋤。而躬耕隴畝。故自近

年德國增多關稅。課重稅於俄麥。以乘俄麥輸出。遂漸有減色。而爲美國印度阿珍廷共和國等所壓倒焉。

俄人鮮進取奮勵之氣。不獨於農業爲然。卽殖產商業等。亦莫不然。如俄國到處之諸製造局。所在技手。本屬聘用外人。如製絨所是也。波蘭土有製造毛布局。乃德人猶太人所建設。若林母。伯都。沙拉比亞等之地。多製造葡萄酒。波都務母附近。採掘石油。此等之業。皆爲外人所經紀。而俄人則懵然不知焉。至經營商務。則俄人所不能。其愚鈍最爲可駭。卽如黑海沿岸。及嘔的沙。伯都務母地方。素稱商務殷盛之地。而於此等地方。經紀商務者。非希臘人。則猶太人也。嘔的沙。爲俄一大好埠。然其實似爲猶太人設。一大殖民地。此地卽爲猶太人之淵藪也。凡俄國南部諸洲商權。實爲彼所掌握。上自銀行鐵路公司等。下至輪船公司。商店客棧等。皆任猶太人所經紀。故路上往來之人。皆猶太人也。酒肆藏名之人。皆猶太人也。音樂場中所見之人。皆猶太人也。牛肉店。鍛冶師。米穀號。律師。醫生。無一非猶太人也。蓋猶太人所以有勢權於俄國南部。雖因其機敏聰慧之所致。亦未嘗不由俄人貪安逸。好閒臥。所以使之然也。俄人本乏勇往力行之念。故不能與外人爭強於地球。而決雌雄於其間。卽此可見焉。至小俄人則殆似朝鮮人。無甚氣概。厭惡勞力。終日無所作爲。徒知喫

煙嗜酒。橫臥爐邊耳。是豈非一大無用之民乎。

俄又耽嗜毒物。甚於華人喫鴉片煙。何謂毒物。曰。如俄都加是也。俄都加者。乃火酒之一種。俄立國在北方。故至嚴寒之際。寒暑表或下降零度。而低至三十度。於是國民好飲火酒。以溫其體。上下皆然。故飲酒之風盛行。破產亦眾。至下等勞工之徒。則飲酒之弊。有更甚焉。歐洲各國。未有如俄人之好飲酒者也。試於禮拜及暇日晚間。出步於市中。見到處有醉步蹣跚之人。踵趾相接。或大聲狂呼於市。或泥醉橫臥於街。如此奇觀。不足為俄人異焉。然飲酒之風。以村落僻邑為尤甚。俄人自託言云。昔鄔那爾美路皇。設立國教。謂俄人以飲酒為至樂。故後世善守其俗。俄國文豪江且路福嘗歎惜云。鄔那爾美路一言。竟誤後代。使俄人深中此毒矣。豈不然哉。

論俄人善畫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六月 初二日

俄人繪畫之技藝。亦頗秀美。夫我國與歐洲之待畫家。風氣懸殊。我國人視所謂畫家者。亦與一種工人。如鍛冶木匠等之類。毫無分別。在歐洲諸國。則大異乎此。其視畫家。頗加尊崇。謂是乃美術家也。儕之於學人。著述家等之間。以殊禮相待。不復以工人目之。如俄本君主專制之國。雖官尊民卑。成爲風俗。然世人待畫家甚厚。於是斯道亦甚振興。現在俄京有高等美術學校。及中部繪畫學校。舊京亦有中部繪畫學校。並繪畫彫刻建築等學校。其他如華兒西亞加竄等之地。亦有專門美術學校。皆國家所設立。試即私立者。合算則有二十餘校之多。俄國近時繪畫名家。爲愛華茶斯奚。好畫水景。頃繪乃亞。聒拉瀑布圖。及黑海夜景圖等。一點一畫。巧描水勢姿狀。觀者以爲近時之名作。次此人者。爲列賓。麥高斯奚。二人俱善畫人物。又有獅是斤。以善畫松柏。著名於一時。或論俄畫云。俄人所畫。著想甚佳。自有一種新奇之處。比諸法意諸國之畫。亦無遜色。若論其運筆之巧拙。則往往未必盡優也。

俄德奧新訂同盟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六月 十三日

倫敦泰晤士報云。德皇以四月二十二日抵奧京。往閱春季觀兵之典。奧皇騎馬爲前驅。德皇以是夜去奧京。而往德列。是噠。德報云。奧皇將抵俄京。德皇前期抵奧。是三皇視歐洲東部之事。即指土耳其。其如出一轍。故德皇之行。固胚胎於此也。其餘諸報亦僉云。三國新訂同盟。將以制英國之雄志也。奧皇隨皇姪俄得太公。及外務大臣哥兒查務。是奚等。以四月念七抵俄京。俄皇出迎於鐵路駐車所。是夕張盛宴於冬宮。而饗奧皇。俄皇陳肫懇之辭。爲奧皇壽。奧皇亦殷勤有所答焉。明日舉行觀兵之典。偕奧皇往觀。奧皇以其二十日返國。此行蓋在東歐未了危局之前。思今日東

歐之事措置久定。蓋非始於今日也。三國之相得。蓋如此矣。

論德法在亞洲商業興盛

譯日本新報 西六月

近時德與英商爭利頗劇。在亞細亞洲為尤甚。現英國產物在東洋漸有衰減之色。而德國之物將代興焉。英國國會擬探悉其原因。由簡派委員往東洋。委員等報告云。德國商業所以發達於亞洲之故。厥有五焉。一曰德國所產之貨物。比之諸外國所輸貨物。其價較廉。二曰英國貨物。不適需用者之嗜好。三曰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以來。銀價低落。亦為德商興盛之根本。四曰德國自產物之處。至搭船之地。鐵路運價甚低。五曰由外國各埠口至香港船費。比自英國諸埠至香港之船費。亦頗廉賤。又法國駐香港領事。誠意為之稽查。亦謂德國初欲啟商務之關係於東洋也。漢堡及其餘諸地。以輸出為業者。皆苦心焦慮。捨目前之小利。以期後來之利益。多端考答者。已數年矣。其忍耐及巧智之二力。遂至奪英法銷路。而輸出其國所製造貨物於中國。德商好習華語。又善簡派少壯代辦之人。以考查中國所需要之物。及其品質如何。購買者嗜好何物。至稍解廣東語者。則又託賣貨物於此等之人。漸將擴張其商務焉。

德日商擬在廈門聯約

譯東京日日報 西六月

在廈門德商伯打仙欲與日商訂約。互營商務。日本駐廈門領事。具陳於本國政府。通商局云。日貨之到本處。多經由香港上海等地方。故其運費亦不廉賤。又本國商賈。現開市店者甚寡。不能擴日貨之銷路。頗以為憾。近時日本輪船公司。創興航業於福州及廈門。頗為合宜。現在此地德商伯打仙商會。擬代擴日貨之銷路。與日商直通信息。訂結商約。因此請介紹。并致函於日商。該商會始創商店於本地。已多歷年所。現兼代辦日本輪船公司事情。故我商與德商合同立約。互營商務。必合宜有利也。該商會人云。就日貨論之。如紡織絲棉布玻璃洋燈等之類。似最適人意。必足擴其銷路。現時此地所需之紡織絲。為印度孟買所產。及英國所產之兩種。而孟買絲銷路最廣。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及第二十四等。適合用者之所好。現時市價。在英國所產。值洋銀百二十元。孟買所產。值百零三元。此地無日本紡織絲上市。故欲廣日絲之銷路。而壓抑外國絲。必須假以時月。始可有成。然日絲一旦上市。則聲價高揚。可知耳。況日本之與此地。國土鄰接。故供給日絲。可以絡繹不絕。以壓倒外絲。彼外國運貨。多銷時日。不足以制勝也。固無論已。故日商欲運送其貨物者。須細列貨物價目。凡到此地之日價。列明若干。以便人購買也。如此末節。亦須留意精細。右所陳說。皆由伯打仙商會所議。而更重言之。伏希誘導日商。以握其利權。

也。

英報論日本軍艦

譯國民新報 西六月十二日

英國東方報論云。現泊來伯里日本軍艦。既以四月上旬。在該艦中。舉行下水之典。朝野嘉賓咸集。實千餘人。有特等蒸汽車。自心得盤苦拉士。至來伯里。賓中有英相沙士勃雷氏夫婦。國會議員威允他度。伯度列得諸氏。及列國公使。并及內外之名士等。艦名富士。係最新式製造。為第一等戰艦也。日本海軍。新添此堅艦。其強益多矣。

麥兒克利報云。如有人曰。來伯里是為何地。則輒想起今皇幼稚之時。曾在此地。得列古。虞臉維兒。喝斤士等諸水師提督。嘗在此地。建立英國海軍之根基矣。然現時日本軍艦。實繫泊此地。是豈非日本海軍將大興之祥瑞乎。日艦備巨砲。意者發此砲。以轟擊如昔之亞兒麥打艦隊者。則粉碎破壞可知耳。亞兒麥打艦隊蓋和蘭軍艦隊之名。英水師提督得列古等嘗擊破之於此。今造艦之業。其巧大進。非復得列古之時可比。則如日艦富士者。可謂居地球第一等鐵甲艦中之一矣。

倫敦黑白報云。往觀富士艦竣工之典者。齊謂日本水兵多技能。賞歎不置。其造花卉之形於艦上。花姿纖媚。巧不可言。殆奪造化之妙。又其將官等。或抽筆作家書。皆甚精緻。可以觀其平日也。桑報云。嗚呼。日本人種。洵可驚異哉。欲知日本人。則盍往觀來伯里乎。日人新造一大堅艦。現在該地繫泊焉。此艦實為宇內完善無比之戰艦。蓋與我英麥是土地克。及麥虞尼非仙得兩艦。畧同樣式。而尚優於我二艦矣。按日人命艦。多取山名。富士者。日語解曰不二。即無雙之意也。又富士山為日本第一之高山。日本水兵。雖體軀矮小。而甚敏捷。至運用武器之巧妙。及嚴守紀律之整肅。則不少讓於歐洲諸國之海軍。其將官恭而有禮。蓋精通泰西現時之學術形勢矣。

大隈伯論變更國政

譯日本新報 西六月十一日

六月九日。大隈伯演說於農商務省。與地方官會議云。今日與諸君會。蓋欲諮詢諸君所見聞。擬使諸君知悉農商務所執之行政標準也。余服官未久。細事姑置勿論。唯刻下之急務。則欲諸君知悉焉。蓋農商務省。始創於明治十四年。當其時伊藤為內務卿。而余實為大藏卿。今日農商務省所管事務。多為內務大藏工部等諸省所分管。然距明治維新之時。不甚相遠。承廢藩置縣之後。農商工等之事務。概為政府所兼司。不特置省。及人民漸臻進步。風氣稍開。乃知農商各務。本非政府宜關涉之事。於是始有興設農商務省之議。迨內務大藏兩卿會同奏議。於是始設此省。自是

以來數年於茲。屢遭該省大臣之交迭。而有所變遷。然進步之跡。歷歷可見。至若農工商等。亦非復往昔之可比。其進步頗可驚異。昔當維新之初。封建之制。始覺頹壞。上下之等。猶未盡除。尚分士農工商之等差。雖欲執自由不拘之意義。然如買賣土地。或耕作之事。亦且有制度。不得自由。至維新之後。土地歸人民管轄。始得有其利權矣。又如商業。亦有種種限制。至維新之後。則不復有縛束其民之心。一視平等。百弊俱廢。昔日之士人。今日則習商務。或商爲農。工爲農。亦無不可也。國家變法。如此之亟。而學校之政。由是大舉。往日學業最富。首推士人。而今也。四民一律。同勉學業。故士人子弟。不獨以學見長。農工商子弟。亦實有學問智識。其他海陸軍制。保甲之法。皆變更故態。四民平等。文明之風。博洽朝野。下民齊稱。明治之聖。運焉。夫惟能行如此之平等。乃足與外邦互爭其優長之勢。今日之現情。可觀也。抑農商務所宜執之標準。蓋以自由之宗旨爲本。今日地球大勢。與國家現情。實不可不由此宗旨也。雖然。不宜有太過不及之弊。苟有太過不及。則弊必雜出。如有弊出。則應時執保護之政策。或執干涉之政策。亦無不可。觀今日之情形。典章所存。不便於民人者甚多。繁文縟禮。拘束末節。非今日宜行之法也。今日地球。實爲電線之地球。則萬事以迅速爲尚。不待言而知也。夫縮地之功。不許有繁文縟禮之事。卽如辦商務等之事。

苟遲一刻。則或有百萬之損喪。亦在所不免也。故去繁文。除弊法。爲今日之急務。要在酌量設法之意。以歸於簡易。是余所切望於今日之現情也。然至今日。則官民協和。互以信實相交。不拘舊習。開新智識。以出於合宜之途。是爲今日之亟務也。抑今果何時乎。雖人人相競於商務。至若國際爭強。則更有大者在焉。蘇彝士運河。太平洋岸鐵路等類。皆爲縮地之方。雖今後未知地球之變。何所底止。然縮地既速。則爭強之勢。亦有加也。在昔日本與歐洲往來。銷費時日者。須要三四月。今則只須一月而已。是卽縮遠地爲近。較捷於往昔三分之一也。異時西伯利亞鐵路。巴拿麻運河等。竣工之日。地球之地。又將復縮。縮地如此。列國爭強亦如此。則宜思所以處置於其間也。試考察日本現有之富。比諸往昔。已逾四五倍。固無論已。然雖如此之富。試問其散在民間者。果能均平乎。當思有富有之家。卽必有貧寒之家。或爲時勢變遷。故招致貧寒。所在多有。蓋不止日本之一隅。卽地球上各國。亦必同此景象耳。雖然。國中貧富不齊。富者益富。貧者愈貧。貧富之差太甚。則富者苛虐貧家。或依勢利以奪貧者之財。是非國家之福也。國家本尙公平之義。豈忍旁觀此等之事哉。

今夫農業愈殷盛。則礦山之業盛。製造貨物之業亦益盛。然於其間。必有不得其利

益者。遂生爭奪之原。現如羣馬<sup>地名</sup>銅礦之事。礦毒流出。不忍默視。是農家與礦業家不同其利害也。又或有一大製造所。而隣近之女子。多爲其勞工。資本家第知得利。或酷待勞工。或不留意於勞工衛生之事。此等弊害。決非鮮尠。國家須干涉其間。以保護勞工。使得其利權。是爲要耳。抑政府布發法令。其勢力之大。足以制強。雖然。苟其所執之見。一有偏倚之事。則流遺害毒。有更甚焉。爲政治家者。豈可不深思乎。故爲政者。善觀時勢之遷移。思所以處置其間之方策。以保護貧弱。無告之民爲要也。

未完

臺灣教育情形

譯日本新報西五月廿三日

臺灣學務官伊澤氏。在帝國教育會演說云。自臺灣入我版圖。雖孜孜擬舉教學之典。而未能驟見其效。意者前程尙屬遼遠。所期望於將來。亦不尠也。請即目下情形論之。蓋在該島中所設之傳習國語學堂。有十四所。今年又將增多二所。又擬增擴現在臺北之學堂。中別設一科。而爲日本內地子弟就學肄業之地。又擬別設公學堂。與女學堂。使島中取準於此。又設師範學校。而爲教育所發源。此等之事。旣爲議院所贊成。而補足銀二十六萬圓。則此事可稍舉焉。先是該島有稱書館者。授以四書五經及詩文等。島中到處有之。猶我內地所設各小學校之制。其現存於今者。

約一千四百餘。又有義學者。富有子弟多就學焉。又有書院。在義學等之上。本爲應進士之科者。而設。蓋書院之制。皆官所設立。官自任其課試。有學田補充其費。今也該島旣歸日本。故此制亦從更革。雖然。舊俗未可驟改。則徒存其形。而變其意。或加日本語於課目之中。又或漸設公學等。概取合宜。須去其浮華。而就日進之實學耳。又如更改歷法。而用太陽曆。且奉勅語爲教化之本源。又或廢科舉之學。代以格致地史等文明之藝學。此等之事。最爲亟務也。且夫教民之道。須先教禮法。島民本不嫻禮。或遭先生於道。亦不知敬禮。徒相視而笑耳。故不先矯正其形。則不能正其心也。形旣正。而心亦正。則徐教義方。概取準於勅語。而使知勅語與儒教之旨。無有差異。在用意於知國體之一事。以華文作爲文章。以述其義。是爲要務也。年老學人。多所拘束。不通大體。動輒曲解勅語之旨。失之偏狹。我皇大度汪涵。豈腐儒之徒可解哉。竊思島中本有二字經。童蒙幼習焉。如校訂此書。增以勅語之旨。甚有益於實際也。故元田侍讀。奉勅撰幼學綱要。此書似爲今日臺地豫作焉。以此書爲教科之書。實爲得當也。又如寫字。內地人所寫。則快而拙。臺人所寫。巧而遲。雖二者互有長短。使臺人學疾書快字之習。固甚佳也。其餘算術格致地理化學等。最宜講焉。如土匪屢次蜂起。率遭糜滅。實由未知格致等之理。不能先見成敗之數故也。使教之以漸。

增益其智力。則可以躋於文明之域。亦非難也。曩者嘗考試臺中生員之智力如何。課題爲雷鳴說。或云。空中有巨鳥放光。又能成聲音。或云。有動物翱翔於空中。以爲雷鳴。或云。天地間有陰陽二氣相搏。乃爲雷鳴。此等議論。皆秀出生員之所答。亦可以見其情形何如矣。他如地理。亦不可不教。臺人動以日本爲小於臺地。於是侮慢易生。若教知地理。則此誤亦將不生也。

美國駐朝鮮公使示諭

譯東京日日報西六月十三日

美駐朝鮮辦理公使兼總領事。是爾兒氏。以本國政府之命。發諭示於美駐朝鮮國民云。諭示駐朝鮮國美民等知悉。本官奉國之命。公示我國人民。須守權義。凡我國民。不論其駐在何國。不得干與所駐該國之政。須守本國政府所執國家交際之旨。以不偏不黨爲第一義。如美人非議朝鮮國政。或干涉其內政。或美人開陳已之意見。而爲美政府所堅執不允者。苟有不遵。則責在其身。而本國政府。與本官咸不敢預聞。不止不敢預聞。且不能保護此等之人民。亦未可知也。抑遠辭故鄉。出游海外萬里之地。其志行本忠良。則其忠良於本國。懷愛國之至誠。善始善終。以爲國家所保護。亦屬各人之權義。然則我美人從事傳教。教育醫療等。及其餘諸種之業。均宜謹守職分。勿別生他念。是爲上策耳。示諭所錄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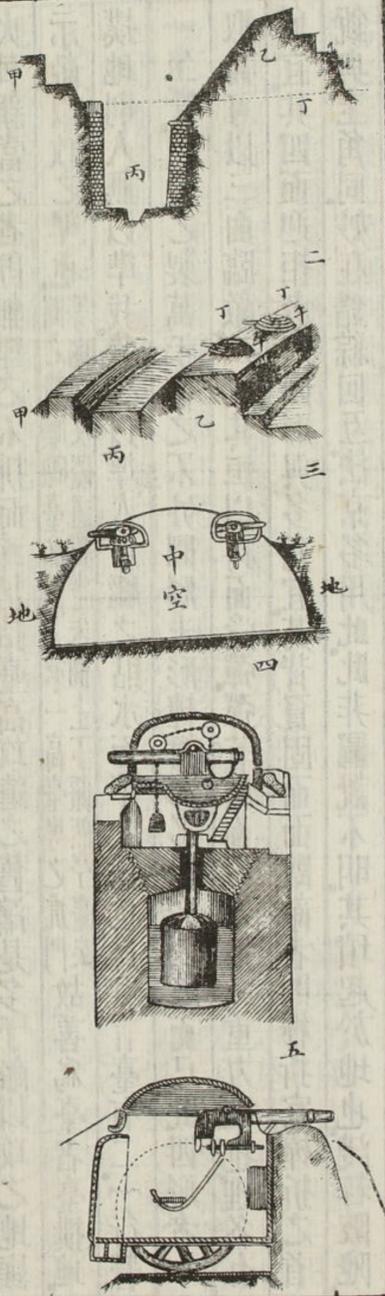
舊式槍礮。而配以新式之彈。彈費無多。苟能破氣浪以直前。斯能操勝算而威敵矣。有得其秘者。夫何憂槍不殺人哉。亦致力於彈而已矣。

礮臺新製

求在我者來稿

紀新編曰。礮所以爲攻。臺所以爲禦。禦之道。恒視乎攻之具。此對待之情也。今者礮火日新。當之者。既無堅之。不折。而或仍拾臺高。攻遠之舊藩。是多予敵以攻之地。顯示敵以攻之準也。聞之旅順礮臺爲天下第一高臺。粵之虎門。故善爲臺者。臺撲地。撲地則人無以準我。我有以準人。甲艦之貼水面。準此意也。兵家言臺有二。一行營。一坐營。坐營之製萬千。要之不外圓形。圭形。棒折形。多角形。四者而已。此四形者。一取其可以三面臨敵。二取其恒以斜面受彈。彈著斜面而力弛。此重物理也。理各有所宜。其四面迎拒者。則圓形與多角宜。其背負固而面臨敵者。則棒折宜。棒折之首。銳與圭角同。妙在錯綜回互。法京多用此。此非圖說不明。其墳起於地也。淺若陂池。見首圖。甲外堤。乙內堤。俱外岸低。裏岸高。合成平坡之勢。丙深溝也。或有水。或無水。丁地平線。線上者出地平。線下者入地平。次圖。丁鋼頂礮位也。礮位有相並者。有相背者。均斡旋如意。午門也。空其中以藏兵也。雖僅數人守之。千萬人莫能近矣。三圖。相背礮位也。四圖。借壓水櫃力。以起落礮位也。蓋慮敵礮之傷我礮。故放時則起。放

後則落。此外則傷之無可傷矣。五圖鋼頂礮車。隨宜移置。為不能多置鋼頂者。應用也。外堤內堤。均可為藏兵洞。以藏兵馬。行營礮臺。或掘濠為壘。以架礮馬。或人自為穴。以庇身焉。濠之外。必遠規險要。暗設地雷。既以防敵。又以誤敵焉。總之。與礮為敵者。愚巧。避者勝。此近日窖藏礮臺之大致也。



求在我者。於四年前。嘗以窖藏之法。示友。友答書云。有為窖藏者。一礮發而全窖坍塌焉。噫。圖算之不知。比例之不知。焉往而不愆事哉。嘗見吳淞等處礮臺。內為草屋。以棲兵。此自焚之道也。江陰等礮臺。形同仰盂。前臨水。後枕山。山示敵。以標準。宜無虞。敵彈之不中。中之不墮。入於仰盂者。古人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之。今也兵

刃未接。而飛彈已至。勢必置之生地而後。可以還攻。否則死亡之不暇矣。暇還攻哉。溯長江而上。蓋無一得平坡之義。窖藏之製者。至其所置之地。既不諳水道。又不諳迎攻之界線。敵不來則已。敵而來。其不如入無人之境者。幾希。錦不使人學製者。我錦故也。礮臺等武備之具。動輒千萬金。而使人不學之人製之。非不知輕重之義也。非我錦故也。英之李梅福槍。以不能重傷。故濟武拉黑人。尚呼為小兒槍。況其不及傷人者。宜外人之呼我武備為耍貨也。而南北耍貨。又令黃口督之。真不愧為小兒耍貨矣。

聖學會序

新建蔡仲岐廉訪希翁撰

桂林廣仁善堂來稿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豈不然哉。夫孔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中庸仁者人也。鄭康成以為與人相偶。偶者會也。天有會。地有會。魚鳥有會。珠玉有會。草木有會。鬼神有會。體有會。氣有會。日月有會。聲色有會。天之會。五星集於房。地之會。江河朝宗於海。鬼神之會。黃帝會萬靈於明庭。歲終會聚萬物而蜡饗之。魚會於淵。鳥會於林。玉會於山。珠會於淵。草會於澤。木會於藪。質點相會而成體。元氣相會而成化。日月相會而成望。顏色相會而成文。聲音相會而成樂。人類相會而成國。學者相會而成教。舉天天之中。物物之內。不能有一而無二也。則不能無會也。有所會而後

有所成。不會則散。散則毀矣。其會大者。其成大。其會寡者。毀而不成。是故會無量。無算數。無思議之空氣。而成爲天。會無量。無算數。無思議之土。而成爲地。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乾元者。會其有極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名其地曰會稽。此古今莫大莫古之會。而禹爲大會之魁也。武王大會於孟津。諸侯八百。而著王會之圖。周公建都於洛。四方民大和會。宣王大會諸侯於東都。會同有釋。賦車攻之詩。大會之次也。齊桓兵車之會六。衣裳之會九。會陽穀。會甯母。會貫澤。蔡邱。孔子稱其仁。武王周公。宣王齊桓。皆大會魁也。春秋於會無譏。而鄭伯逃會。則惡之爲彘狄。是春秋之義。會爲中國。逃而不會者。爲彘狄。記稱樂羣而惡離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若不會。則孤寡獨夫。爲不祥之實。乃謙遜之詞。詈罵之語。人情所憎惡。故孔子作春秋。以爲彘狄也。孔子弟子三千。爲士人大會之魁祖。墨子徒屬。從死者百八十人。澹臺渡江。弟子三百。孟子從者數百。呂氏春秋。記孔墨之弟子徒屬。彌滿天下。充塞天下。古今會之至大者。後漢張興蔡宗鄭元。弟子皆萬人。曹曾樓望九千人。其餘數千人者。不可數。太學生多至四萬。貞觀太學生。亦至萬人。程朱陸子講學。皆五六千人。皆自古大會。爲聖學極盛之軌。若博士倚席不講。生徒散匿於山谷。黌舍鞠爲園蔬。閔馬父不悅學。則爲聖學最衰之候。而國亦隨之。若夫香山九老會。司馬

溫公者英會。皆爲元夫碩人盛事。王陽明開惜陰會。其弟子傳之。涇縣有水西會。甯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會。先正羅文恭石蓮洞會。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湛甘泉傳白沙之學。開十九會。與陽明相埒。其後徐華亭開靈濟宮會者九千人。爲最大矣。若高忠憲公同善會。劉戡山證人會。湯文正公志學會。皆一時名賢。蓋簪講學。發揚大道。激厲後士。聖學之光。古今稱盛焉。皆會之爲功也。今小雅廢矣。聖道欲墜。學者自咿唔求爵祿外。無嘉會講學之事。斯仁人君子之所憂也。泰西一切學術。庶業皆由會出。意人以三千金之教會。而徧圖球之大地。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商會。而滅萬里之印度。世俗有文昌會。關帝會。觀音會。乃獨無孔子會。惟埋奸宄之徒。攘竊禹武周公孔子之會名。而士夫乃反遜讓而避之。夫今制大合天下舉人而試之。曰會試。京邑謂之都會。省城謂之省會。凡都會省會郡邑之地。皆有士夫湯沐。商賈輻輳。各大會其鄉人。經營室館。而名爲某省之會。某郡之會。某邑之會。故會館彌滿於天下。其歲時宴集。則會同年。會同門。會同鄉。皆雜沓數百。雲萃鱗集。自京師迤及直省。皆是也。且夫小人有會。而君子無會。問宴有會。而講學無會。外國有會。而中國無會。雜鬼神有會。而孔子無會。此於國勢政教盛衰所關。非細故也。昔京師士夫。開強學會書局。人才萃焉。

事既上聞。聖上嘉悅。升爲官局。領以大臣。歲撥巨帑。可謂盛舉矣。今桂之士夫。追同善證人志學之墜緒。發先正涑水陽明念菴之餘風。大陳圖書。廣開學會。庶幾傳孔門大教。而不墮春秋彝狄之貶。其將傳之天下。吾樂從之遊。而觀其成焉。學者其爲不悅學之閔馬父。逃會之彝狄。孤寡獨夫。離羣索居。竅啟之小人耶。抑其從禹武周公孔子朱子陸子陽明高忠憲劉戡山湯潛庵諸先生後耶。

譯書篇

無錫孫學修來稿

稽我太宗文皇帝開基。首以國書繙成綱鑑。然後知中華扼塞古今政俗之由。用以制明。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譯出西書四十一家。悉予著錄。宣宗成皇帝時。俄羅斯進書三百五十餘號。亦命皮弁祕閣。擇要繙錄。大哉聖人之道。豈諛奇夸異哉。蓋以周敵國之情狀。廣天下之師資。而普教思於無窮也。大地事故。愈久愈繇。匡時應變。非守古者所能。夫人而知之。其知之奈何。曰。以多譯西書爲本。泰西各書。區類最繇。或總或分。並有專家異域文字。非人人所能讀。書誠可觀。譯令通曉。故其一切譯述。備哉燦爛。中土三十年來。開築賓館。授簡譯書者。廩有京師同文館。天津學堂。上海製造局。三處。至今合中西人士官箸私著。可讀之書。約三百種而已。歐美各邦。歲出新書。除報章經書外。凡法律交涉史鑑掌故。天文輿地。礦務船

西悉畢利鐵路攷畧

歸安錢恂譯述

西悉畢利建造鐵路地勢情形

西悉畢利地本荒寒。現以勘定赤道北五十五度緯線爲准則。水土平和。地勢平坦。實有益於造路工程。惟寒多暑少。不利農功。冬則冰匝六閱月。入地盈丈。夏則兩月酷熱。就倭連布爾克省之車連賓司克。拖波爾省之枯爾干司克。伊什穆求喀林司克。阿克模林省之撒特羅把勿洛司克。倭本司克。託穆省之喀迎司克。託穆司克各處計之。則地廣五十四萬六千六百八十一方里。華里倍之。戶口一兆十萬零八千人。合每方俄里兩人。較之歐俄。正減十倍。物產以伊什穆及板拉屏司克兩野爲最上。沃土宜農。故烏拉嶺南需糧。皆仰給焉。附表惟民性怠惰。白什吉爾回民居其大半。尤爲一條。哈薩克再爲歐境移民。吉爾吉斯兼有之。牧多於農。而大風時至。人畜被災。如己丑之役。八十年被風捲去牲畜十萬之多。民懲往事。亦漸舍牧就農。以近年論。每年此處食餘麵糧。可得普特合中國三十斤十兆有奇。運出歐境。價昂十倍。磨白麵之麥。每普俄錢一。售諸本處。十不值一。每普特俄錢十。八至二十。戈比。惜路艱費重。獲利無多。故彼處人民。咸冀鐵路早成。俾貨物流通。客商來集。從此廣開墾種。戶口自增。如撒爾穆省之沙得林司克。拖波爾省之他拉雅魯安羅復司克。託穆省之巴爾納烏勒畢司克。枯自聶茨及伊爾提什鄂畢兩河各岸之路。成市集。操券以待。其中亞細亞之仙米帕拉停。仙米烈厘。兩省出產。亦可轉運。利正不淺。

按西悉畢利水土厚薄有差茲分三段叙畧如左。

由車連賓至伊什穆河為第一段地沃土黑宜種麥樺樹成林影碎湖乾池出鹽兼生紅草地有毒氣最易致病湖池邊岸旱年多惡蠅最毒刺牲畜至死其民除白什吉爾畜牧外餘皆種植以車連賓柯爾干兩處產麥最多專供烏拉南嶺一帶之用其苗西益攝提拖波爾河邊所磨之麵大半運赴歐俄各境該處大村甚多路成時即成城鎮似可操券以待現在則聚商於柯爾干為集場也。

由伊什穆東岸至伊爾提什河為第二段地瘦罕產阿克麥林省之北一帶地形尤低多窪湖其伊什穆曠野稍高東南則沙漠中有鹽地舊時湖迹甚多地鹹不宜種植惟西北一隅之地稍堪墾種其求喀林司克東北已稱凍帶更不待言矣其民則吉爾吉斯居多專畜牧懶種植春水夏旱秋風冬冷平時寒表必在凍度二十左右最冷至四十度十五年前尤冷丁丑十二月最冷下至五十度接連四日人民死於凍者極多民之需糧全恃拖博里鄰省牲畜出售於歐俄市商聚集於撒特羅巴復洛斯克已丑之役虧折太鉅民知墾種近年漸亦產麥自食。

由伊爾提什東至鄂畢河為第三段池沃宜農惟中段多湖水苦不宜飲有鹽池結地終年不毛南境樺樹成林數年前移西民來此墾種頗見起色北境荒寒不論及矣。  
工程年限

甲由車連賓斯克至鄂穆斯克為第一段計長七百四十七俄里華里分四年造成。

一開工墊路須成十分之六 二定購零碎橋木及濠溝工程各料 三定購三大橋鐵料及開辦

托博里橋石樁工程 四啟運托博里橋應用鐵料 五定購軌條及接轉軌路各器 六

分段轉運軌條及接轉軌路各器鄂穆斯克及車連賓斯克各一百十里 七開設電線 八定購自來水管

等項 九定購巡查局及更夫住屋各料 十定購氣機輪車等 十一定購軌底橫樑隨

運啟 十二告竣喀音斯克至阿臣斯克勘路工程

以上十二條第一年壬辰八百九十二年應辦事也。

一告竣墊路工程 二告竣零碎橋木濠溝各工 三告竣托博里橋石樁及開辦橋面裝配

各工 四開辦伊什穆及伊爾提什二橋石工並啟運鐵料 五啟運已定軌條 六先安

置四百里路軌條以便運料 七告竣四百里路自來水工程 八開造巡查局及更夫住

屋工程 九分段轉運所定汽機輪車等件至應用處如車連賓斯克鄂穆斯克鄂畢河邊 十告竣電線工程

以上十條第二年癸巳應辦事也。

一告竣土工 二告竣伊什穆伊爾提什兩橋石樁及開辦伊什穆橋面工程 三安設全

路軌條 四開辦車站及棧房工程除鄂穆斯克車站外應一律告竣 五告竣自來水工

程 六分段轉運車料及氣機各件至應用處。

以上六條。第三年甲午應辦事也。

第四年應將本段工程。於俄歷七月底。一律告竣。俾乙未八月。擇吉開路。

乙由鄂穆斯克。至鄂畢河。為第二段。計長五百八十一俄里。分五年造成。

一開辦二百五十里路整地工程。須成十分之六 二定購二百五十里路應設零碎橋木。及濠溝各料。隨時啟

運應用。三定購四百五十里路軌條。及接轉各器。 四定購軌底橫樑。隨時啟運。

以上四條。第一年壬辰應辦事也。

一告竣已開墊地工程。及續墊本段全路土工。應成其半 二告竣已開零碎橋木。及濠溝工程。

隨即續辦餘路。應成其半 三轉運所定軌條應用。 四補購全路軌條。及接轉各器。 五安設

軌路二百里。以備運料。 六開辦電線工程。 七定購自來水管等項。 八告竣已安之路

應用自來水工程。 九定購巡查局及更夫住屋各料。 十定購汽機輪車等。

以上十條。第二年癸巳應辦事也。

一接辦土工。 二告竣橋木濠溝各工。 三補設餘路軌條。 四轉運已購軌條。 五告竣電線工

程。 六告竣自來水工程。 七轉運車料汽機等應用。 八開辦巡查局及更夫住屋工程。

以上八條。第三年甲午應辦事也。

一告竣土工。 二開辦車站棧房工程。

下期續印

此次英文書內地人名無多故併入下期合彙表內此次暫不作表并白

本館告白 不纏足會今定於六月初一日開辦本埠 諸同志如願入會請到本

館填注草籍外埠 諸君如有以此會為然願廣為勸導者請即專函 示知本

館即當將草籍寄上以便就近設立分會此啟

不纏足會董事姓氏以省分為次

徐蒸父字念慈江蘇昭文縣人 華彥鈺字相卿江蘇金匱縣人 繆荃孫字筱珊江蘇江陰縣人

張祖翼字述先安徽桐城縣人 陳寶琛字伯潛福建侯官縣人 汪康年字穰卿浙江錢塘縣人

邵章字崇伯浙江仁和县人 王修植字苑生浙江定海廳人 楊世環字瑞安浙江瑞安縣人

陳虬字志三浙江樂清縣人 王舟瑤字星垣浙江黃巖縣人 鄒凌翰字殿書江西高安縣人

吳性剛字溫仲湖南人 吳德瀟字筱村四川達縣人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

康廣仁字幼博廣東南海縣人 陳默字默庵廣東順德縣人 麥孟華字瑞博廣東順德縣人

何廷光字穗田廣東香山縣人 周字傑臣廣東新會縣人 梁啟超字卓如廣東新會縣人

知新報館告白 啟者本館今仍遷回石路口時務報館內所有外埠來函逕寄時

務報館可也

務農會告白 近上海新設有恒農桑公司亦稱農學會係屬招股辦理與本會並

不相涉因屢有人前來詢問故特奉告以免誤會

官官

啟者本會編譯東西各國農書農報講求一切有關農學之事冀開風氣而利農田自本年四月起每月出農學報二冊每冊價洋一角五分全年三元報價先付不折不扣恐各處未及周知用特佈告如欲閱者請至後開各處訂購可也

農會報館經理人謹啟

各埠售報處所

農

京城 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蔡寓  
電報局 中西大藥房  
天津 西學官書局  
津海關道署  
保定 西河沿傳公館  
溫州 利濟醫院  
潮州 下中街陳再興紙行  
城內上東堤廣聚棧  
澳門 知新報館  
瑞安 學計館  
蕪湖 電報局  
漢口 江左漢記  
成都 定興書院陶  
新街四益蔚號時務報分館  
太倉 復豫錢莊  
江陰 浙鹽總局  
永恆義莊  
紹興 水澄橋墨潤堂書坊

會

清江草市口大生藥號  
安慶 藩廳署內吳章齋  
武昌 府前街鴻寶齋內經  
理時務報處張聲谷  
蘇州 胥門內待其巷吳宅  
雙門內丁香巷吳宅  
常熟 醉尉街張宅  
如皋 范湖洲朱宅  
台州 黃巖縣前柯泰豐號

告

鎮江大開口鹽店巷吳寓  
河南省城 聚學門陳公館  
江西南昌 北營坊李公館  
福康輪船公司  
湖南 長沙礦務總局  
又觀 前文瑞樓  
無錫 北門內太平橋王宅  
嘉興 芝橋街譚宅  
杭州 佑聖觀巷汪宅  
文龍巷邵宅  
本埠 可零售册外埠止售全年

白

餘姚 虞昌街蔣萬盛書坊

